南漢日記 四

南漢日記

丁丑正月初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南兵使徐祐申在文川成貼狀　啓顧本道兵馬晝夜前進赴難云〻事全羅兵使金俊龍到光教山累度合戰頗有勝捷方為相機前進　獻陵之計狀啓來　政院請　對行曰完豊府院君不意卒逝國家之不幸有如加此哉但聞今已三日而自　上尚為行素云當此危虞之日累日行素則恐　玉體添傷臣等不勝區區憂慮之至請參商事勢觧素何如　上曰予本善為行素六七日行素有何傷乎不忍觧素也行録曰自　上軫

念勳舊之情寧有極哉然不在於行素當此之時雖一家
喪事不可如常時何用拘小節耶臣民極以爲悶開素之
事不能無關於鎭定衆心伏願　快賜俞音此時雖微細
之事從衆心爲是况此事所關非細者哉　上曰廟堂亦
如是言之然則當限五日矣　命招賷畫使景曾曰南兵
使狀　啓不爲仔細而聞軍官口傳則北軍亦來矣城中
聞之其氣百倍成敗存亡在此一着必令善爲之可也
上曰然矣沈器遠旣知其爲都元帥且近南兵所住處可
以得力矣行遠曰賊之所憚亦在於此可以得力但外議
多有懼者援兵跋涉遠來利鈍難可逆覩而恐或徑生希

望之事也此理必無而猶以爲慮者 恐自此踰時引日
使其軍兵而亦爲摧沮也人心皆願速爲師期矣綺曰我
兵去時更爲 使勿持和事以堅其志 上曰昨日欲出
送許穩矣何以還傳耶滿曰許穩等約束不堅偵探不詳
而援兵處處應火故欲更觀形勢而爲之矣 上曰如此
重事何不察形勢而輕爲之耶滿曰欲擊城外伏兵不果
矣 上曰各營熟事使禁矣聞今夜亦爇云昨日不禁耶
柴絶則無以炊食而常人無計慮必將帥禁止然後可以
節用着柴擧行滿曰近來出推城外故柴木有餘矣 上
曰今則日不寒着柴禁斷可也滿曰臣昨日往見世門

外則賊皆退陣矣聞今曉五十餘兵還爲入來西門外賊
三十餘則向京佛臺屯賊向南去云必向梨峴與板橋矣
上曰今日逃軍被捉者何人耶曰廣州牧使牙兵也
上曰其家屬不在此耶潢曰其家屬在外故欲尋覓出去
而金士豪者捉來其賞當與得賊同矣 上曰其人不可
不賞也崇曾曰前者斬賊五人曾給及第之人也潢曰自
體府給賞木矣 上曰知情使出者何以爲之曰已爲亡
去故不得捉耳 上曰必捉之可也潢曰已罪其哨官矣
以內摘奸單子 上出給朴潢曰言于體臣崇曾曰知情
出送者旣不得捉則必姑爲緩〻然後可以自現若不得

捉則甚有害也 上曰雖緩〃渠豈信之乎言于體府設
策捕得可也 亨吉曰爲日已久則必有迫城之患城上防
備不可以援兵之來而慢忽之也 上曰然矣行遠曰自
此難定師期沈器遠處以爲有 旨使之相機約期事此軍
官出去時 下諭何如 上曰昨日已爲之矣 景曾曰此
道亦爲出來云此兵最精若得三千可以無敵來人之言
若信則寔爲多幸而但曾自朝廷不爲分付恐或浪傳也
上曰必監司送之也 罷出

丁丑正月初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御營廳 啓曰故完豐府院君李曙生

時驍健武士補以別抄鍊才團束屬於本廳不得遷動之
意具由入 啓今已七八年兩西將領或有以軍官 啓
請者本廳防 啓不許其中雖有過將除授者付標於本
案遞別還屬蓋爲其臨急之用以重其事也今者京圻監
司李溟以武士尹震英汰補別隊欲爲帶率乃曰李曙生
時移送使喚至於 啓達李曙許否雖不知而積年團束
之兵臨急毁隊非但兵家大忌取此守堞之卒以屬閑漫
之地輕重緩急殊甚懸絶且一武士有無似不足恤而若
壞已成之規則避若投間之弊有不可勝言武士尹震英
勿爲遷動以嚴軍令之意敢 啓 傳曰依啓 備邊司

啓曰幼學曺彌舜當此危急之日慨然陳疏其志可尚疏
中所陳偵探出使事或募人或募僧時方連續傳令於諸
道而至於擁兵逗留不進者道路不通勢難卽行軍律更
觀前頭事勢而處之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又 啓曰
林墰黃一皓等或以官僚或在言地當此孤城被圍之日
慨然陳疏出於忠憤所激而徒 以 君父與賊之議云
為宗是臣子不忍聞不忍言之說也恐非擇言而發也至
於陷送傳命之人同論諸道帥臣調用閔震益等引導入
援之兵令方規畫指教逐日募人出送而特未知外援諸
鎮相應施措之如何耳此人等同在一城恐未及聞知也

敢 啓 傳曰知道又 啓曰守禦廳軍器監官徐夢良
當此守城之日一應軍器専掌出納盡心國事功勞可嘉
特授實職以示褒奬之意似爲得宜敢 啓 傳曰依啓
都承旨鄭廣敬上疏大槩曰走回人聞賊兵猝到雖身避
乱士女皆爲被虜臣父昌衍方在其處死生莫知人子之
情蒼黃驚怖五内如割不可察任請遆事入 啓 傳曰
遆差 吏曹口傳政事都承旨李景稷 啓下

丁丑正月初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體府 啓曰以徐欣男田生施賞事
草記答曰依啓徐欣男自言許科似有後弊僧人既已

從願施賞到今更改事亦未安矣事 傳教矣欣男則勿
爲許科六品職帖而僧人之從自願已爲施賞者則已成
規勿改而未及論賞者咸鏡監司都元帥處及遠路往來
僧人則特授堂上職帖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又 啓
曰當此危急之日內外相通最爲切急今者本州人徐欣男
三度出入其功極重且前後殺賊亦至三四初次出入之
功已爲免賤矣今以殺賊功依例許科又以往來全羅監
兵使之功六品職除授似爲得宜且出入諸處僧人曾以
其一族或除職或免軍役以酬其身矣擧議皆以爲一族
代賞似爲未盡不如直以職帖給當身之爲功云前後往

來僧人並給堂上職牒其一孩代賞分施宜當且徐欣男
一時往來人田生亦依他施賞之意敢此並稟 傳曰依
啓欣男自言許科似爲後弊僧人從自願施賞到今更改
亦似未安矣 兵曹 啓曰京圻監司李溟以軍官自望
事馳 啓矣李曙生時許令帶率之言臣等亦曾聞知許
帶與否不須論也守堞之事砲手似勝以砲手相換專付
刈草重事與京非偶然依狀 啓許令仍帶敢 啓 傳
曰依啓 副校理尹集上疏曰伏以臣之同生兄南陽府
事尹棨方在任所故臣之八十歲祖母及臣之妻孥諸兄
弟家屬並爲避亂本府矣今者此賊人徐欣男爲自水原

還傳言南陽地向化胡人㸁八作亂府使及闔家盡陷兵
鋒云臣於垂死病中得聞此奇心神恍惚視聽俱迷爲一
失性之人萬無察職之望又況爲人子者虛窠間既聞此
言則何忍晏然帶職伏乞 聖明察臣情事臣之職名及
督戰御使之任亟 命遞差 答曰今姑改差

丁丑正月初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事變假注書金厦樑病代李彬 都體
府 啓曰守禦使營下折衝金龍起自前料理本城之事
多有功勞而守城之後專掌火藥搗砧之事已得改搗之
數多至六七百斤盡心國事之狀寔爲可嘉特授僉知職

祼以施褒賞之典似爲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　禮曹
啓曰頃日行禱祀于溫祚王而倉卒苟簡群情皆以爲未
盡故別釀祭酒令已向熟云今日官擇日更遣重臣　誠
致祭且伏念人窮反本疾痛必呼父母　崇恩殿晬容今
適奉安于城內寺刹自　上親祭以祈冥佑或遣大臣行
祭似爲宜當敢此並禀　傳曰依啓　崇恩殿予當親祭
矣　禮曹　啓曰溫祚王遣重臣致祭及　崇恩殿親祭
吉日皆以初十日推擇　啓下矣大臣之意以爲同日行
祭似或未安更問于日官則　崇恩殿親祭十一日亦爲
吉日云以此付標以入何如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初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于李行遠曰溫嬪慶平君貞和翁主綾原大君各租五石賜給 禮曹 啓曰伏見政院啓辭崇恩殿親祭時用猪作湯事入 啓蒙允矣但自祖宗朝文明延恩殿及各陵祭各道進獻皆用素膳其意有在今不可以政院一時所見莫重已定祭物輕用變改依前磨鍊施行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 御營廳 啓曰故完豐府院君李曙所帶軍官因軆府分付移屬臣處而急遽之間未及 啓 下故非但渠皆懷不固之志嚴其晝夜守堞之事百般謀避爭效尹震英投屬之計勢將難遏敢望

馳突任使以效其死力於急難之時予名號有定分數自
明則可杜投屬之弊且堅不回之志故出使未還者及時
在手下之人別單開錄永屬臣處事 啓 下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 李景稷 啓曰親祭時祭物事已達於榻前
矣更問之則凡用果之祭皆素膳爲之云敢 啓 傳曰
奠物豈有用素之理是不思也又 啓曰祭猪當用 雄猪
而只有雌猪不得已以此用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
司僕寺 啓曰內乘李星身當初八城時落馬重傷已過
累日尚未差復不得察任請改差以知馬武健之人差出
何如 傳曰依 啓

丁丑正月初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都躰府　啓曰即接京圻監司李溟馳報則當日以馬草刈取事使軍官尹震英領本道砲手十一名各官下人出門埋伏刈草之際賊兵騎步並十六名猝遇相戰砲手永男放砲中賊一名墜馬而死諸賊奪屍潰散退迫松板設陣之處奪其頭口鞭棍弓帒木疋及雜物而還云此人等以數小之軍奮勇直前殺賊將功足以奮勵軍情極爲嘉可尹震英及永男各別論賞宜當　傳曰依啓尹震英姑勿論賞又　啓曰今日曉頭金彦琳朴月生等自言夜入賊陣斬二級而來將來諦視則非但肉

凍無血劉頭之狀不以眞賊方捏捕詐之際出身權儷哭
訴於前曰吾兄權偉頃者戟死於北門外而求屍不得矣
此中一級明是吾兄之首乞許持去云臣即令御營大將
元斗杓推問則朴月生等一一直招不敢隱諱其貪功罔
上之罪狀不可掩若不梟示處置甚難金彥琳朴月生等
梟示軍中以警他人何如 傳曰其情雖甚可惡與斬殺
生人有間減死論罪何如事 傳教矣今此金彥琳所為
與斬殺生人雖似有間而其情之凶惡實為無異且軍情
莫不痛惡自知其不容於人則必有難處之患不可不梟
示警衆而朴月生則為彥琳所誘首從自有輕重從重決

棍宜當　傳曰依啓　備邉司　啓曰禁軍黃大飛等疏
陳蒺藜拒馬枪板牌長槍木匣等皆是戰用之具而城
中所在各樣器械盡入於守堞諸處更無措備之路徐議
施行何如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　持平廉友赫獻納金慶餘来　啓曰虜
中送使之大不可臣等曾已備陳於塌前矣今聞此議
復起云臣等不勝痛駭之至雖但以利害言之其為無益
而有害　聖明非不知之而每為一種議論所動臣等不
在為此議者有何於特別見得而誤　明聖至此耶況聞

送書中文字多有乞哀之狀 若無遲則雖極屈終亦
何益請 命亟傳送使之擧 答曰此書出於勢不得已
爾等更加思量勿爲煩論
丁丑正月十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戶曹 啓曰舂正之役極緊且急各寺
僧人及百官奴子令方分給作米而所収不敷極爲悶慮
軍資判官李厦長興庫主簿盧弘路司贍直長申湝掌樂
直長沈詒豊儲主簿金正立平市奉事金會宗禮賓別坐
韓梲等七員分遣各寺有站處令兵曹量給上番軍人晝
夜舂正以補萬一宜當 傳曰依啓各別檢督著實爲之

傳曰義昌君慶昌君仁興君寧城君綾原大君各租二石賜給

丁丑正月十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兵曹　啓曰　大駕去邠之日侍衛軍士盡皆還散而扈從者三百四十餘名其中守堞者則依他例施賞而四所及下衛之軍逐日使喚之役亦極浩繁不可無慰悅之擧未當盡減除限三年一結復戶以償其身役頭似爲得當　傳曰依啓　從事官以都體察使意　啓曰摠戎使具宏麾下內陽城旗摠禹旭等聯名等狀據把摠金大賢哨官鄭東後撫恤軍卒酒肉措備親執犒饋一司

之軍咸聚祝手各別轉報以獎後來云守城將領之人峯
皆如此則軍情之怨苦何足慮乎其爲國之心極爲可嘉
令該曹稟 旨施賞宜當 傳曰依啓又 啓曰水原哨
官奇世獻殺馬餉士與否 傳教査問則左防禦使牒
報內今月初一日殺馬餉士後吏張則摠戎廳上納的宗
云其爲國愛士之心誠爲可嘉令該曹依竹山把摠金大
賢例論賞宜當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 兵曹 啓曰都射府 啓辭陽城把摠
金大賢哨官鄭東俊令該曹論賞事 傳教矣守堞將士

已為陞敍矣宗戚及邊將中待闕除授宜當而係于 恩
典 上裁何如 傳曰依啓 從事官以都摠察使意
啓曰出戰人賞格事目初因批擬只經 御覽而未及
啓下矣此事目將為一時規式不可不詳定故敢 啓
傳曰知道 兵曹 啓曰守堞軍兵自願受職者次次今
當除職矣閑良則禁軍禁軍則守門將守門將則部將部
將則司果遷轉宜當其餘免賤復戶人則令各其該掌擧
行何如 傳曰依啓令各該掌詳察擧行俾無疊授之弊
且其中免賤一事似為過重更為察處事 傳教矣 聖
明極為允當公私賤則並為復戶宜當 傳曰依啓 備

邊司 啓曰監官尹孝男以微末之人當初 扈駕入來
晝夜奔走前者出征將士中戰亡者既衣殮殯呼寒者觧
衣衣之且賚藥物而來士大夫有病則極力救療其爲國
之誠則極爲可嘉令該曹東班宲職除授以爲激勸之地
宜當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曰空石十五内入都躰府 啓曰
前主簿孔大信曾經軍器寺官員熟諳火藥諸具近次知
本州軍器搜出火器旧件修補改造功勞甚多因此軍器
寺官員使之終始監 宜當 傳曰依啓又 啓曰都元

師沈器遠等狀 啓持來人折衝池起龍司果金起良等
冒死入來得通 兵声息其爲國之誠極爲可嘉令該曹
論賞何如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十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以尹孝男除戰卓子 傳曰此人除戰
先於力戰之人似或未安此意言于該曹 兵曹 啓曰
傳教矣池起龍加資金起良五品職帖出給宜當而係于
恩典 上裁何如 傳曰依啓金起良陞堂上似可更爲
量處事 傳教矣依 聖教陞堂上無妨敢 啓 傳曰
依啓

丁丑正月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胡人來到西門外招使臣 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如虜陣 傳曰使臣引見 上曰聞胡人來招云未知何意耶瑞鳳曰昨日極示緩〻之意未經一日遽為來請必渠有急事而然也 上曰予意欲言昨日所言於李信儉也當教信儉云出城被執與守城戰死等耳決不可從云〻而卿等出見亦以此說爭之鳴吉曰當如是矣第一子說話何以為之 上曰會稽說話耶曰然

上曰然則答之曰事極重大當歸詔朝廷云〻可也鳴吉曰當依 上教仍言成和之後當相與議定從其可從者

而已何可任汝預爲勒定耶云云如何 上曰當如是言
之而李信儉亦明教以送可也鳴吉曰臣等當互爲出去
乎先送胡譯乎 上曰渠旣來請直往可也且須善爲辭
令罷出 使臣洪瑞鳳等受汗書回大淸國寬溫仁聖皇
帝詔諭朝鮮國王來書云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
豈不爲上天之所怪乎朕以丁卯盟誓爲重嘗已爾國敗
盟之事屢加申諭爾不畏上天不恤生民之塗炭先背盟
好與爾邊臣之書爲朕使臣英俄兒代等所得始宷知慕爾
國有搆兵之意朕輒對爾春秋二信使及衆商人云爾國
如此無狀今將往征可於語爾王以下至於旅人盖明諭

而遣之非以詭譎興師者也且倫書尒敗盟啓釁之事告
之於天然後舉兵朕若似尒背盟自畏天譴也尒宗敗盟
故隣之灾殃尒何反似漠然不相關之人猶天之一字強
相附會哉又云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曩者
己未之歲尒無故侵我朕以為爾蕞國必諳兵事今又啓釁
尒兵必更精鍊矣孰意猶以為未習耶然尒固好兵者倘
志猶未已今而後更可操鍊可也又云壬辰之亂朝夕且
亡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灵於水火之中天下
大矣天下之國亦多矣救尒難者止明朝一國耳天下諸
國之兵豈盡至耶明朝與尒國誕妄無忌然不能已今既

困守山城命在朝夕猶不知恥出此空言何益哉又云惟
吷一朝之忿務窮兵力傷兄弟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絕諸
國之望其在大國恐亦未爲長策以皇帝之高明何慮不
及此然尔言壞兄弟之好謀動干戈鍊兵繕城修路造車
預備軍器惟俟朕西征之日乘間窃發害欲荼毒我國耳豈
有施恵於我國者哉凡若此者尔自以謂不絕衆望也自
以謂高明也自以謂長策也朕亦以謂誠哉其爲長策也
又云皇帝方以英武之畧撫定諸國而首揭寬温仁聖四
字蓋將以躰天地之道而恢伯王之業朕之内外諸國大
臣固以此尊號上我矣然朕非不恢伯王之業無故興兵

啚滅尔國啚虐尔民也興兵之故正言伸理曲直耳且天
地之道福善禍淫至公無私朕體天地之道傾心歸命者
優養之望風請降者安全之逆命者奉天討之黨悪攖鋒
者誅之頑民不順者俘之務令倔強者知警狡詐者詞窮
今尔與朕為適我故興兵至此若尔國盡入版圖朕豈有
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乎且尔所言與所行甚不相
同内外前後往來文移為我兵所得者往往呼我兵為奴
賊此盖尔之君臣素號我兵為賊故啓口之間不覺至此
也但聞潛力竊取之為賊我果為賊尔何不擒捕而置之
不問也角之以口舌詈人諺所云羊質虎皮者誠尔之謂

也我國俗有云凡介貴斂而言貴遜故我國每以行之不
逮言之不怍爲戒孰若尒國欺罔狡詐奸僞虛誕沁八日
深恬不知愧如此其妄談無忌憚者亦今尒欲生耶亟宜
出城故命欲戰耶亦宜亟出一戰兩兵相接上天自有處
分矣崇德二年正月十七日 傳曰使臣引見 上曰其
言云何瑞鳳曰無非誇大之言而多爲不似之語未知其實
狀如何而似必有挫衄之事矣鳴吉曰渠言修餙水上之
舡將向江都云渠何敢水上行舟乎且與孔耿同事持紅
衣砲而來云此無非誇大之言且見其日圓大似有敗狀
且渠言得見膽歸云云而怒我以賊待渠矣 上曰何膽

錄鄭必是備邊司文書也暉曰渠言得見忠清道有 旨
亦以我為賊我何為賊而每每如是乎云云矣鳴吉曰渠
言欲為相好而待之每如此何以為好乎深示慨歎之意
矣瑞鳳曰其陣亦甚疎鳴吉曰此正可手之時也瑞鳳
曰必見敗於官軍必前進矣似必不利而來矣 上曰既
與接談矣其辭也如何鳴吉曰不能知也暉曰馬胡却其
從者先示致疑之意言辭之際初則以我國不早從其言
為恨次則以孔耿率大軍出來之事誇張之且及鄭世規
處有 旨事臣等答曰此吾等奉 君父入孤城和事未
議前事也大槩其究狡極甚不可測量也 上教示 許書

諸臣覽畢 上曰去時云〃之事不爲發端乎鳴吉曰亦爲言之臣以 傳敎意答之矣 上曰渠荅云何曰渠言如此則末如之何也 上曰誇大恐㦐之外更無他語也鳴吉曰先爲大言次爲巽言而附耳密語臣等荅曰觀皇所爲真寬洪之君也必屬吾城等若汝亦豈無常且吾帝君臣上下拒戰不勝則當爲自處汝等入城只得積屍而已兄弟之義豈容如此且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則世世當爲含息之人豈不好乎汝以此意啟白皇帝云〃則渠不荅之矣瑞鳳曰臣前日往見時指火燒荒草曰此草雖枯天以雨露濡之則必有回生今日若蒙恕過則皇帝

即天也汝爲雨露也云云矣今日還說及其言而示其不
忘之意矣 上曰當答之也鳴吉曰答書何時當送之乎
上曰出外議之江氷解得幾許鳴吉曰從高望見水色似
多退太半解之矣景稷曰淸汗書持出傳于 備局 上曰
依爲之 備邊司 啓曰行副護軍閔馨男當此危城中
危急之日血誠陳疏疏中所論兵不厭詐策貴全勝等語
深得禦賊之長策必須講究籌畫十分商確而爲浮議所
動臨機應變以戰以守以和無往而不可至於廷臣各自
獻策採其可用者而行之必有裨益自 上深加體念何
如 傳曰依啓 正言李時雨 啓曰君父受圍孤城今

既月餘而諸道援兵無一人致死解難者正坐年來師律
不嚴故李義培之擁兵遲回越視主將之敗尚未行封田
之誅則諸將何以懲惧而輕死生哉臣等之意以為急募
死士或順付元帥狀 啓持來之人下諭師臣就諸將先
後失律及頣有逗留退縮之狀者先斬後聞以嚴師律且
令師臣董率諸軍刻期前進决一死戰以解 君父之急
解氷之期只在此月氷泮之後舟楫之用不可獨闕而聞
京圻各使以下各浦戰兵舡不下十餘隻急令師臣及江
都檢使解氷即時督發諸舡浮泊京江近處以作木塞且
收拾沿江上下公私舡或裝四面防牌或設布帳整飭以

待以備緩急之用京圻監司及圻內若干守令且聞在圍
城之內一道無號令之人各邑無奉行之官圻輔之地一
任抛擲雖甚蒼黃事當變通監司則在外諸宰不無其人
守令則以假爲眞亦無不可令廟堂急速稟 旨施行
答曰令廟堂參酌處置

丁丑正月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備邊司 啓曰輔德林埬再次陳疏辭
意懇切而其所籌畫尤加詳盡其中念玆三軍毋或少忽
則誠之所在人自感動云者實是慰悅軍情之要語也或
巡城堞或御將壇申飭將官慰撫士卒 王言惻怛至誠

曉諭則彼同賊天性久沐　聖化之人豈有動不得今日
得人死力惟在於賞典激勸之道誠不可循常其有戰功
特異者高官重賞不吝輒施則破賊之策無過於斯和事
之成亦係於此至於設壇祈禱已於　及山神屢次處
行祭求神之道不宜煩瀆敢　啓　傳曰知道　督戰御
史金益熙　啓曰賞職之牒軍卒則頗知榮感而將官等
則雖正三品影職不以爲關臣意亳從落後稟闕及在外
邊將逗留不進者並爲遞罷以守堞將官塡差何如　答
曰其言是矣邊將則在外不知事勢而遞易不可也亳從
落後人則考其稟闕擇將官合用之人而差除可也　備

邉司 啓曰因諫院 啓辭京圻監司以在外宰臣中差
出事蒙 允矣監司李澒方在城中策應諸事依甲子年
例李澒則称以左道監司專察城中之事新出監司則称
以右道監司姑令兼察一道之事宜當 傳曰依啓又
啓曰諫院 啓辭中嚴明軍律正是今日之急務李義培
之擁兵退縮不救主將之敗罪不容誅其他諸將之失誤
軍罷及逗留不進者令帥臣先斬後聞督率諸道軍兵刻
日前進勦滅此賊以解危急事依 啓辭或募得死士或
順付出送急急下諭于帥臣且京圻各浦戰兵船及諸
道舟師江都所在舡隻亦令帥臣及檢察使及時招集嚴

設備禦解氷即時督發輕 兵船多設防牌來泊于京江
收拾京江公私船隻整飭待令以備緩急之用圻輔一路
無道主號令不行調兵運粮主管無人臣外宰臣中擇可
堪方面之任者差出 下諭使之察任列邑中無守令處
差出假倅而待朝廷命令道行考兵察任能否或令假眞
或爲改差事並爲 下諭于帥臣處宜當 傳曰依啓京
江船隻使之收拾勿爲留待趂即回泊于江華可也李義
培事使之明查處亂在此守令其功勞甚重他日亦爲遞
改宜矣 大臣引見 上曰製書人亦令入來 上覽書
草訖裕鳴吉前進勘定文書未穩處勘訖景曾 啓曰奉

君父入孤城危急至此今日之事孰有異論哉但此爲國家極重莫大擧措三公既已知之則他人之知不知不必論而第旁觀與擔當者有異於在外之人或有全然不知者此何等重事可以諱秘而爲之乎請 招臺諫及二品以上明論何如 上謂大臣曰此所見如何瑬瑞鳳曰其言似是矣 上曰人心少誠實心與口異使國事至此者亦由是也此以爲慮瑬曰設有異論不可爲輕重曉諭何妨 上曰然矣昨日左相去時其言辭則悖惡云而觀其文書則異矣瑬曰曉諭事文書改正後指之何如景曾曰令雖知委城上散在之人自當遲間矣瑬曰請出勘正文

書罷出 禮曹判書金尚憲裂書慟哭 請對 啓曰臣
病退在外今到備局見所答國書不覺慟哭名分不可紊
也豈意 聖上忍為此事乎君臣上下同守一城若蒙天
監則或有可圖一日如此則更無可為今日羣臣不此之
思縱為文書自齊名分彼若以君臣之義責之則終未免
於出城此猶不足慮也國家危亡非一道也縱使如是而
脫得重圍將何以有辭於名分之上乎臣不勝忿憤裂破
文書臣罪當萬死七十之年更何所望而苟得苟活耶請
令速死 上歔欷良久曰卿之所言正則正矣尚憲曰 如
是而兩宮 可脫則猶可為也臣知其決難得脫也若不從

欲生耶以下之言則雖荅無益今若激勵士卒以死自期
則上天佑之 祖宗佑之矣 上曰上爲 宗社下爲臣
民忍爲此予心罔極容有極哉若以卿言宗爲無益則此
事固不関也或有如是而得脫則豈非幸哉前頭之事難
可逆覩卿之所見果爲得之耶或人之言果爲得之耶此
則固不可料也上有 宗社下有臣民而父兄百官公子
王孫盡入一城將爲魚肉若或如是而庶有得脫之路則
推是之望也寧爲予一人力哉卿之論訐堂堂正正可謂
大矣思之古之人亦豈不思而爲此等事耶但所恨者不
能早死以見今日矣尚憲曰 上教言爲父兄百官而畜

生云金元之時遠在其國只送使价而來㤼其意不在於屠滅故得以無事歷考前史兵臨城下而得脫有幾人哉靖康之禍當日諸臣以為君父若出則可以無虞一朝出城後悔莫及此賊之事恰如其時不可輕易妄決也固守此城限以粮尽則或不無他道可脫之事 上曰何以可脫耶曰雖不可必天心悔禍賊若退兵則可以得脫且古今無不亡之國若使君臣固守此城則雖亡何愧今者勢窮力屈遽為此事則天下謂何後世謂何若大臣贊助廷議大定而臣不敢為二岐之論則入此孤城不亡者幸矣如臣妄議者請速賜死 上曰非以卿言為非也勿為如

此之言卿所見獨明故能知其如此矣滿城之人皆望如
是而萬一得生不可誘以虛事而不爲也尚憲曰雖知其
無益有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事此則決不可爲也 上
曰無益而可爲者何事耶尚憲曰彼若請質 王子大臣
則可爲之也請贈歲幣固也 則亦可爲也今則渠等必
城責之一屈之後若執君臣之義而肆然令之則將何以
爲之耶 上曰或者如是而天心悔禍則猶可得脫會稽
之危亦以此道得脫不可以一槩論之也尚憲曰會稽之
事與今日不同夫差適從伯嚭之言而句踐辭言餘兵五
千懷欲死之心故夫差聽之而不執句踐以去也若使夫

差不聽其言而執句踐亦將何為哉靖康之事足可監也
賊情雖不可測而昨聞使臣之言則虛張恐喝無所不至
云或不無挫衂之事今日若許其名終無辭而非敵矣滿
城臣民之欲和云者諱和之謂也若降於和下則人心無
不憤矣縱使此事得成滿城臣民或可生也　至尊決不
可保也　上曰卿以出城為慮耶出城則決不為矣曰臣
已知之而文書中摧髮字是何言耶臣未及畢覽而裂破
矣知其無益而許如此之名耶　上曰或望如是而得脫
也出城則國亡之日豈可從乎尚憲曰此是出城階梯內
以人心潰裂外以賊勢凌駕則不為出城而何為目前可

以即見矣 上曰分死而已此則決不爲矣尚憲曰 聖
意若定則此時可決爲此文書之後則名分已許矣何敢
更爲辭乎閭閻間匹夫以死自期則可以免也若爲佯許
則終豈得免乎今送此書則城中之氣必散矣 殿下誰
與爲之 宗社存亡決於此則諸臣中亦豈無一人料事
哉何不問之而定大計乎 上曰已令聚問之矣之羽曰
已招二品以上及三司矣 上聞胡差又來云當聽其所
言而處之姑爲退出崔鳴吉及李植三司請 對植 啓
曰到此地頭不爲屈服而堅守必死志然後或者回恐惻
之心而從我之請也今若徑定君臣之分則甚不可也不

可奪者志也志若見奪則何事不爲渠雖責我以名分上
事尚不可從況自我要悅其意而徑許君臣之分則雖復
有可望事渠亦必不從矣　上曰御意則已知之矣其意
蓋欲堅守而待賊之自退也在我其有可恃之實乎若使
粮足以支兵足以禦則何必爲此事耶無其實而爲此言
豈可哉榏曰今若堅守則匹夫尚不可奪志況千乘之国
哉渠若知屠戮之後徒成義烈而已則或不無解圍之理
志氣見奪則無復可爲矣　上曰示我不可奪之宲則彼
當解圍者甚不可志雖不可奪其如宲無所恃何若如御
言坐而待亡之意也御言如右相之言右相以爲初頭不

當輕許此果爲初頭乎鳴吉曰當定行與不行事在可行
則行之不可行則不行而已我國之事每以矇矓見敗告
君之辭亦爲矇矓乎植曰以當爲極待答之可也何必往
尊之乎鳴吉曰指陛下字耶然則刪此二字不難也壽賢
曰三司之意亦如此矣鳴吉曰滿城之人無不欲爲此事
而製書之後近於臣字者輒欲刪去此何意耶金尚憲則
的義也其外他人又從而爲此論此何爲耶景奭曰天人
所改字亦爲過重鳴吉曰此則無妨今公爭兩金清二字
致有今日此等文字有何所關而更爲此導辭耶 上曰
渠之國書亦有容許之意如是而上保 宗社下脫父兄

百官則寧非幸耶朝夕危急之秋當一心誠實可也不可
與昔日屋下私談務爲高大而已也植曰臣意則非欲不
熱也只欲先定在我之志也若經定君臣之分則名實具
喪矣 上曰卿意則予知之矣陳平白登之行間使三尺
童子聞之亦爲拍掌大笑之事而畢竟以此得解自古謂
國非一道也豈可以一隅之論耶如是而必得解圍則固
不可必也亦安知因此而得脫乎鳴吉曰賊今日又來約
戰安有恠事無乃外援或來 上曰外援之來不可必也
其所以怯迫者必有以也今日則不送使价可也今日若
送則渠必以我爲畏怯明日送之似可矣鳴吉曰大臣及

聖求則言今日當送尹暉則以爲明日當送云矣雖然
今夕送何如景奭曰今日則不可送也天經地緯改易之
節是何等大事而可經許乎彼雖犬羊亦將以爲何如也
不可不詳思而處之也　上曰諸卿之意以爲賊勢如何
景稷曰必有所以也渠若有志於戰則何必預乎今日此
事孰不知其出於不得已也李植之意盖欲先執吾志也
上曰在我有勝勢則豈不好哉我無可恃之勢彼有陵轢
之氣其如無宗何植曰臣意欲定在我之事以爲應酬之
地耳徑許名分則後無可爲故欲去名分上字矣時楷
曰臣在陣上累日望見渠之出兵已久而不還乘夜運去

卜馱若為迎擊則必無運卜之事以此見之似必有忙迫
之事姑緩送書何如　上曰雖然事有其機不可不察也
此賊極爲兇狡而自作似有慌亡之色未知何以如此耶
景樓曰自再昨如此必有所以也時楷曰渠兵出來者今
已十三日而不還必見敗於我軍也　上覽答書曰似好
矣命雄請去階下二字姑待明日　上曰其言不無所見
大辱大恥將必不免支辭蔓語何可許乎命雄曰雖然大
防所係不可不許雖隻字片語當改者改之可也賊之連
日來乎者亦必有以臣前爲執義時見事變假注書所送
西邊狀啓奴中有天兵百萬出來之声水邊居民尽避八

城輸入野穀云云此賊上與 天朝結怨汗來之說似無理也昨日文字以日詰之則必稟定於汗處而來也無乃其國內有隱憂約日使還故期限已過欲為速成而還乎姑待今日越明日回答則安知天幸有好事哉乎區區愚慮不敢不達 景奭曰奉 君父入孤城苟可以免禍則宜無所不用其極何敢為常時之言乎但臣意自彼恐喝於書式上自我亦當稍停為之豈可徑送文書先定名分乎 上曰其所見則是矣而李植則欲使坐而待亡矣景稷曰李植之言亦不如此也 上曰名與實俱喪之言何謂耶景稷曰渠意以為姑緩文書反復相爭先定在我之志而

往來酬應可也若從許名分則無復可爲云矣 上曰然
則爲此耶景爽曰大臣必不送也先送許個講定後送書
何如今日既許名分後日雖責難從之事無以爲辭矣
上曰甚好而我國宰相不能善語彼甚嘵獰不得相叙文
書之後不能通達云彼雖可以口舌爭也景稷曰此則誠
然言語則憑人相通不能盡意渠亦不得解聽也益熙曰
請許個先爲出送 上曰許個何能了大事景爽曰今日
姑不送書先爲送人講定亦以不可從之意何如 上曰
今日則不可送人也文書亦講定之意也景爽曰文書則
專主尊奉無復有餘地矣天所帰字極爲未安以他語

改之何妨命雄曰不過措辭間泛語而於我則関重渠則
不以此而加喜去此四字有何所損　上聞時揩以望月
峯賊勢劉同帳命甚多有一帳命而色黑而最大賊兵往
來時似有聽分付之狀自再昨無此帳幕而多立防牌矣
上曰防牌是自衛之物而非攻城之具矣頃聞寇似植之
物上來不測其意昨日渠言持紅夷砲以來云必欲誇寀
此言而寇來也時揩曰果爲寇來矣度其爲大砲之機而
豈知如許之大乎　上曰恐誇之事也景奭曰若有紅夷
砲則豈不用於寧遠城乎即今孤城之中所恃者天也
聖上所奉者天也天命不可誣也天命何可測而敢加天

人所畏於賊首也豈無他文字而必下天字耶 上曰言
于大臣可也 益熙曰軍士則影職亦以爲榮而將官則雖
正加資亦以爲不關若和事得成則將官無復可用若或
爲戰則不可無慰悅之擧扈從落後及擁兵不來之邊將
請直遞易以守城將官隨闕塡差何如 上曰其言似是
在外邊將不可知也扈從落後人則考兵棄闕差除可也
益熙曰忠淸兵使李義培不可不治請以中軍李廓爲其
代 上曰擧名言之者不知事体也 閫帥之任豈可人人
薦之耶 退出 金瑬洪瑞鳳崔鳴吉尹暉 引見 上曰
予意答書不必送於今日而今聞使臣下直云必於今日

可去耶瑞鳳曰從西門通信從他門請戰今日不得不去
也墬曰若於渠之請戰後姑爲送人則似爲示弱而朝旣
約送國書、送之事請戰前所言也今日送之無妨 上
曰此明日之戰之意耶瑞鳳曰似爲恐惕之言墬曰其必
不戰則未可知也此奴自前不爲僞言矣然亦有此事也
如不得和則無寧此時決戰也坐困誠爲大悶然此事則
終不可不慮今日送書有何大害瑞鳳曰臣等雖往國書
中所言外雖一毫不敢加矣 上曰今明有何大利害但
曰其恐喝而送人則恐節、恐惕也墬曰李信儉不爲取
稟妄爲旣言之後則不可停也 上曰判書參判之意何

如鳴吉曰議者或言明日當送或言今日當送臣意今明
不關徃見何妨以其事則可許其事不可許之意爭之而
不聽則置之可也 上曰予意則明日不安戰也鳴吉曰
明日不安戰也然每事過爲詳審則亦似有病渠於昨日
送書則今日答之有何所妨第未知尹暉之意如何也暉
曰臣意今明之利害別無關重 上曰然矣但今明孰優
暉曰雖於明日徃見亦何晩也瑞鳳曰如在可報則昨日
得書今日爲答似可矣墜曰進迫之後送使則尤爲示弱
上曰予意明日則不安戰也今明別無利害而但同渠恐
㤼而送使則恐他事節節恐㤼參酌爲之可也參判亦以

爲今明無聞云而别不明白勝於今日耶對曰然 上曰
然則今日出往何如明日無進迫之理卿等勿動也璽曰
臣意不免一戰則無寧速決也張維爲書於朴璜亦欲趂
今日遣使矣鳴吉曰李聖求之意亦然 上曰御營大將
元斗杓不善處事使敵人公然誆誘我卒而坐而聽之不
爲嚴防云其無謀若此哉璽曰當拈從事官申翊馬 上
曰今後更加嚴飭勿誤事械罷出 金蓋國請對 啓曰
軍兵放粮欲減二合矣體臣以爲今巡則當勿減何以爲
之 上曰勿減也曰如是則必有不足之患而体臣之意
如此故敢 啓春正亦爲分數倂爲之而恐有未及之患

也 上曰所賚幾何曰二百餘石矣北倉南倉二倉内北
倉則已盡而考其用下則無面五十石餘文書差錯耶耗
費太多耶未可知也退出 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賫答
書如虜陣 朝鮮國王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温仁聖皇帝
伏奉明旨勤賜申諭其所以責之切者乃所以為教之至
秋霜凜凜之中帶得春生之意捧讀惶感措身無地伏惟
大國威德遠加諸藩合辭天人所歸景命方新而小邦以
昔年兄弟之國顧反獲戾於興運之初反忤諸心有噬臍
靡及之悔今之所願只在改心易慮一洗舊習舉國承命
得比諸藩而已誠蒙曲察苦悃許以自新則文書禮節自

有應行儀式請而行之共在今日至於出城之命寬出仁愛之意然重圍未解帝怒方盛臣此亦死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旗欲死自決情亦慼矣古人城上有拜天子者盖以禮有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上所陳則是辭窮也是知警也是傾心聽命也皇帝方以天地生物爲心則小邦豈不當獲預於全活優養之中伏惟帝德如天必垂矜恕敢吐實情恭俟恩旨崇德二年正月十七日 洪瑞鳳等爲書處所却不得傳國書而回自 上詔見鳴吉 啓曰今又不捧國書矣 上曰何以爲之耶 曰臣等先通則龍胡出來盖先爲來待而托稱將帥指之而

去矣俄已金乭屎出來言馬夫大不來日且已暮還爲入
去云云 上曰龍胡之先爲來待也何人見之耶曰李信
倫見之云云 矣退出

丁丑正月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利川府使曺明勗身死以狀 啓 傳
曰令該曹歛葬之物量宜題給 備邊司 啓曰江氷將
解雪消水漲則廣津以下沿江一帶爲賊陣背水而往來
之賊通行爲難江都舟師雖不可取來左右水站之船方
今留泊于江都云云 急急 下諭于師臣及檢察使令一
將領收取上來並與京江船隻之輕快者作綜合爲兵船

且水上忠淸〻州驪州楊根等處所在公私船隻亦令帥
臣分送命下之官一〻收聚水上水下船隻皆設防牌多
載能射極擇可合將領者稱以船師防禦使〻之統領或
進泊賊陣近處或爲邀遮聲援 賊通行之路以爲水陸並
進之勢實合機宜故 啓 傳曰此事無益於實事而有
害江都備禦更爲參酌處置 左議政洪瑞鳳上劄曰伏
以臣昨赴陣前曾患眩症重作入城門後不省人事將至
墜馬所率人始覺其危重挾扶下馬置諸路側良久昏倒
仍得蘇還所 頭目旋轉痰火上衝一夜之間喘且垂絶
者數矣今日傳書之事宜急而不宜緩狗馬之病根柢既

久發作此劇勢不可自力起身揆諸公私誠極憂悶臣不
勝戰灼待罪之至 答曰省劄予甚慮念卿其安心調理
勿爲待罪 崔鳴吉請對 答曰臣今日當往西門外矣
况今李信儉出去其間事機有難料度而且左相有疾何
以爲之 上曰右相當爲出去也李信儉何敢言其相之
出來也渠若見卿等問之答以昨日觸風生病不得出來
云云可也鳴吉曰給賂之事体相之意以爲龍馬則給萬
兩鄭明水金乭屎則給三千兩事今日書示無妨云矣
上曰何用如是無味爲之耶試觀其氣色可也鳴吉曰渠
俗不相隱諱鄭明水等若與龍馬均給則似必未安且今

日為大幾閑所在可許則似當於今日許之也 上曰觀其所為而給之可也無味給之則何以知其情耶若給下人則將帥豈不加信給之乎幾微之際不可不愼今若無味給之而渠只唯唯則何以為之鳴吉曰李信儉徐當論賞矣聞本衙門正有闕云請今差除何如 上曰時無見功何輕為差除耶且我若為均給而渠或曰吾輩與將帥有等不可均給云爾則果為識察欲見此幾微也李信儉處既不如是教之則恐或以言之也鳴吉曰信儉不忍能言矣 上曰卿亦勿過動天命若未絶則雖到萬分也顚或有可保之理言語之間寸分愼重之羽曰魏山寶出去

而信從則想必未及出門以此意教送何如鳴吉曰已爲
教之而恐其輕發也臣等不能善於辭令而所以周旋者
案無所不用其極雖不可謂不動而至此地頭惟當以一
邊置之死地何可如是過動耶　上曰右相招來鳴吉曰
右相不閑於辭令而今日事機甚重且右相所見有異所
見既異則雖自勉强不能善爲措語矣上使如此則同事
者亦不得盡其言矣請與兵判出去何如　上曰似可矣
兵判能善於言語辛白其人雖似遲鈍能善察人意矣
上曰今日是納欵之日而北門之賊尤小云其故何也鳴
吉曰必迎擊援兵而所以納欵者不過欲促今日之事也

上曰大臣必往乎昨日已爲出見今日則以病不得來爲
辭而只送二使亦何妨曰此則不可渠旣知三人之當來
今不可藏也然則右相當爲出往必坐於小臣上然後彼
彼秩高大臣知之矣　上曰從權道何妨但信倹輕妄恐
或直言之也　金瑬李弘胄入來　上曰今日當送使而
左相有病何人當往乎瑬曰小臣當爲出去而彼雖僞言
今日是合戰之日不可空此出往何以爲之　上曰領相
則主兵之官不可往也弘胄雖老病奏往見之何如弘胄
曰小臣老昏且不能言語矣然若欲使出則何敢辭乎
上曰他人亦可送之而李信倹甚輕妄若以直言則甚爲

不可右相當出往也卿之意見固與廷議異矣然國之存
亡在此一擧言語之間必須委曲可也弘胄曰小臣 對
聖明不敢諱臣之志而已到彼何敢自以爲異而乖乎大
事耶第未知何以爲措辭耶 上曰只令崔判書釋其文
意而已此外有何酬酢之事乎渠若言攻城之事則答云
事極可悶而大國必欲不已則亦將奈何云云可也瑩曰
當云大國兵勢固不敢當必欲攻之則當有一死而已非
我之敢敵大國也實出於勢不得已云云可也弘胄曰小
臣老昏且不善於言語矣鳴吉曰老成之人不必多談若
開口暫出言根則在下者可以畢其說也 上曰速爲出

去退出 上曰請對者招之李敬輿羅萬甲請對敬輿
答曰危迫到此人無保身之望主辱臣死乃分之宜若有
解圍之事則何事不可忍爲今者決知其無益而爲此必
不爲之事今番國書有不忍者然若有益則亦不暇計也
但賊勢如此之後則雖萬端哀乞必窮極其意欲而後已
也豈爲吾之悲乞而憐哉當初則以講和言之今則已到
奉表稱臣矣終至士氣沮喪人心動搖則事無復可爲者
若自 上堅定 聖意爲背城一戰之計則城中滿萬之卒
足爲可恃今若一爲奉表則二百年礼義掃地尽矣 殿
下將何面目更對臣民乎然若或曰此而敗 君父危難

則雖披髮左衽亦所不辭臣則決知其從辱而無益也然故欲爲試之矣敬輿曰國書中言語有不忍者 上曰措語間自示如此矣萬甲曰臣意前已盡達矣奉二聖於孤城爲可以脫重圍則無事不可做也但此事則與和不同一辱之後則援兵雖至亦無可奈何城中猶有一月之粮而因使价之往來士卒有已生之氣若失士氣則無可爲矣 上曰人之執志是非之間當爲一定前日之言不如是而今日之論何其異也萬甲曰小臣前日則雖欲爲和無次序矣昨日出往不得傳書今者更爲出往事無次序是用爲悶 上曰所謂次序者何謂也曰前書與今書同

乎 上曰何如斯可謂之次序乎曰先以利害諭賊而後
徐為之未晩也敬輿曰奉 啓文脫重圍之心人孰無之
然主事廟堂亦無他心而究其歸宿畢竟無益矣 上曰
然故諭之曰某言則可從某事則不可從矣予亦豈不念
及乎此也雖曰糧足以支一月亦豈可恃乎 上之宗廟
社稷將亡矣下之父兄百官臣民將魚肉矣姑欲上全
宗社下保臣民區區之意望其僥倖或者天命未絶則庶
可因此而脫也予亦固知其無益如爾等之意也然豈可
諉諸無益而坐而待亡耶羅萬甲以為講和則可也此事
則不可為也渠志若只在於和則在其國亦可為之何至

動兵遠來乎兵識見不明言語無倫如此予不能解聽也
萬甲曰苟可以解 君父之危則何事不可爲也但無事
次序昨日使臣坐徃空來尤悔旣多而今日文書亦無餘
地設使援兵入來亦無所爲矣敵輿曰志在攻城則當爲齊
集而臣徃此門望見兵陣則甚爲虛疎賊情雖不可測似
必見敗於援兵而有此迫恐喝之言也一人死生亦有其
數千乘存亡豈不在天孰其是處則天或可佑若或不然
則徒傷士氣目今事勢已到十分地頭臣雖無狀何敢放
爲大言心然而口不然乎 聖慮非不熟講而國事措語
甚爲誤錯名分上事則當審而爲之可矣 上曰其言有

理入孰不欲如此而勢有不得已者若以正道言之則惟
當背城一戰君臣上下同死　社稷而已萬甲回臣雖進
廟堂聞之賊之形勢與前大異云在前自　上下教恐崔
鳴吉之過信賊情也今者製書措語之間更無餘地是用
爲悶曰今粮匠以支一月湖南兩西兵勝敗時未聞知而
國書措語遽爲太重請先爲送人的知兵出來而送書何
晩乎退出　李弘胄崔鳴吉等還自虜陣引見　上曰李
希曾來言渠欲更爲送人矣已爲送來乎鳴吉曰不來也
臣等出往相見渠與右相曾見於開城府矣相逢欵若平
生渠使屛人臣亦屛人國書上一欵則渠甚喜之曰吾與

大臣宲為一身所蘊之言悉陳可也讀下一款則當初只
言難從矣終則曰然則無乃恐有他患耶臣等曰然矣渠
言自古征人之國有如此事而逢他患者乎臣曰古事則
不須說即見兵威如此帝怒旦盛何敢信其無他患耶渠
不以為怒指天曰豈有是事且言他將已往江都明與明
日當還請觀火起云云臣答曰以汝國兵力何事不可為
此山城亦何必其得保耶苟以出城亦死故為等事[死]之計
耳大臣亦如是言之則龍胡回[去]生不答馬夫大以語酬酢
使之還入曰既不從請矣吾等何顏持此國書入見皇帝
耶不復更來云云臣等還入行數步許更為招之曰當往

稟皇帝而來執仍為留待云云矣且聞李信倫之言則金
色琛鄭明水等言語[吾]等有何周旋之事答云汝等以言語
周旋則豈無助乎云弘胄曰初示歡色終示怒色矣 上
曰初誘而終脅也鳴吉曰渠問臣等曰汝等欲為何言臣
曰百官則可以出城 主上則恐懼終不敢出矣渠曰百
官能為君王之事乎此後當試問曰若或解圍則可以出
見仍探渠之答辭如何 上曰勿須如是說只以恐懼不
敢出為辭可也鳴吉曰渠之意謹已足似必止此矣 上
曰然則不欲為則已矣若或為之則此外何以加乎若必
以出城為辭則當曰出城之危甚於守城故決不得出來

云〻可也弘胄曰覘其辭色似有忙事矣鳴吉曰所謂分兵屯駐環陣七日程者亦無非誇張之言也暉曰當初則甚絶之決不得納書爲辭而旋即捧去此可怪也 上曰賂銀之事今日已言之不須更言明聞言之可也暉曰今日言之有何妨乎 上曰加等給賂事只給龍馬兩將而已多明言之可也且出城一事十分力爭否相退出 上曰參判所見何如暉曰今日則似有喜色雖不測其意而初既固拒旋即捧去矣鳴吉曰自前如此矣暉曰出城一款以死力爭以爲與其等死寧死於城中未知今番回答之如何也退出 上謂鳴吉曰卿等欲孫見皇帝爲然乎

曰臣等果請親見皇帝則渠怒曰然則汝愈於吾輩 上
曰然則以我爲不信皇帝之出來而如是云〻耶辭色何
如曰不可知也渠性不合於意則例爲生怒而今番則不
至大怒矣 上曰渠似忙色乎曰不可知也以臣所見事
可成矣渠若盛怒則必不捧國書而且不酬酢矣今者既
已極盡事言之未知何以答之也之羽曰渠之飮酌似已
迫矣鳴吉曰當初出來兵馬必不下三四萬而今共見存
之數甚少矣 上曰豈至三四萬之多乎然必先運卜馱
矣鳴吉曰若然則豈不幸甚觀今日答書可知也然出城
一事必一番更爭矣 上曰然矣速爲出去難從之請千

萬拒之可也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　四更胡差來招以夜不開門言送平明又爲來招李弘胄崔鳴吉尹暉等出接而還　金瑬及使臣引見　上曰今日更爲何言耶弘胄曰以　傳敎之意言之仍爲許多誂語矣　上曰比前加緊乎鳴吉曰大槩誦國書中語且曰當初果無好意而今得悔過之言故皇帝盡棄前事深以爲喜吾等亦不料帝意之終始如此也是以不計夜深而來招云云其外許多誂話有不可盡言者臣等不欲爭辯只言當故語朝廷與大臣百官會同講定

云云而來矣 上出示汗書弘胄曰渠言若不出降則天
下皆以爲征小國亦不得志矣不可只以文書往復也且
斥和之類亦不可不先送 又云如此則今日出城而明日
解圍於汝國一日急者也今當留待趂速回答云矣
上曰二件事皆當歸款之言非矣其中一事非可議之事
而崔判書入得甚誤矣此事亦以爲可從耶鳴吉曰臣非
入得如此也必持此答書以去然後可以接話矣 上曰
其志必欲成大欲耶欲得斥和臣而云爾耶瀅曰渠勢如
許而吾窮到此自謂若此而後可以威天下故必欲得遂
其大欲也若或和吾有必死之心則抑可動念耶此則不

可知也今日答書只當開陳利害而已第一件事何以爲
之 上曰兩事皆不從則只爲空言而亦是不忍之事也
鎏曰何可忍爲此事當諭之曰斥和之人聞知向南朝之
心移之於大國云云如何鳴吉曰渠言非不知入來停當
而圍此孤城親自入來則天下萬國皆爲我不得志矣其
言不可測也欲爲入來而爲此言耶抑欲送使价而停當
耶 上曰右相亦聞耶曰皇帝入來之說則不聞矣鎏曰
皇帝入來則尤不可從也 上曰此則尤抑揚或有降等
之意耶鳴吉曰書式不可仍前也當直爲節目曰若欲退
師則當設壇城上望拜以送云云如何暉曰一如前書則

徒增其怒矣崔鳴吉曰然矣斥和人一款當答曰斥和之人予亦曾以加罪矣但此等執迷不知天命所在徒以名分爲重大國新正務崇節義則不必深治云云何如瑩曰當曰此人等當以向南朝之心移之於貴國云云可也鳴吉曰今當國書當爲節目城上望拜事及追勅謝恩節目並及之何如 上曰此則非講定爲之者也鳴吉曰渠之所謂入城停當者無乃指此節目耶胡人不爲虛語矣暉曰臣意只當血戰而已空送文書似無益也城上拜送彼豈肯之鳴吉曰彼所謂斥和之人若一時結束則查正之際必爲擾亂者甚危也小小斥和之人無不爲而力主之

輩皆不入城遣天下之大變豈料至此耶弘胄曰渠言自
知斥和首唱者云墜曰渠雖言之何可忍送 上曰勿爲
前說以恐懼不敢出去爲辭可也鳴吉曰以心懾而膽弱
恐懼不敢出軍前爲辭可也不可以禮數爭之也 上曰
城上拜送事前已言之必更不言也 暉曰城上拜天子者
唐太宗攻城不克而城主從城上拜送者也此文字不可
用也鳴吉曰渠必不知其義矣暉曰雖然必不再用也墜
曰若或曉之則甚不可也當退與張維等三人製之 上
曰依爲之退出 金墜崔鳴吉李植製書入對鳴吉 啓
曰臣等製書以來必俟 財擇然後可以正書趁夜往傳

矣 上曰右相何去乎溼曰退出寓所調理矣鳴吉曰出
城一欵李植之製與臣所製不同右爲着切眞是别意思
也請以植製書送何如 上更覽植製曰與商確抹改數
處鳴吉曰所和人一欵臣製似優出城一欵植製似優合
兩製而推移用之何如 上指崔製曰此製亦好可以推
移用之退出 鄭之羽 啓曰右相病代李德泂當往故
方爲待命矣 上曰使之入來德泂 啓曰小臣陋 駕
入城而寓於僻巷病不出寸步之地未知今日事勢如何
而不意今者假銜入達臣固不敢辭當閭巷設而酬酢矣
上曰卿於宰相中善爲辭令故大臣薦之實以卿之力若

能周旋則其幸可言德泂曰雖萬死奉 君父出孤城宗
爲大願而賊勢鴟張事機甚急未知何以結末也 上曰
出與大臣議爲言之 大司憲金壽賢執義蔡裕後掌令
黄一皓持平林墰請對壽賢 啓曰今者伏聞定奪於引
對以爲稱臣云安有如此罔極事乎事雖急迫名分至重
一下臣字便責臣道則未知何以爲之耶請加 詳思徐
之何如裕後曰渠之文書既不勒定使渠若曰必如是而
後解圍云云則今日此事猶之可也豈可遽爾稱臣以紊
名分乎當如昨日國書只定約束可也如此之後則更無
可言矣 上曰渠所言二件事皆是難從之事故不得許

一事且前書既云當修式例而彼既不聽今若並與此事
而不爲則似爲無害故不得不如是矣裕後曰我國之書
辭爲　屢故遲亦每加一層雖以利害論之亦不當如是
也　上命招大臣亨吉曰昨今彼之催促甚頻欲爲質迫
也未可測也裕後曰汗之來不來亦不可知也金壍入來
上曰廟府以卿等所請爲不可矣壍曰小臣亦豈不知但
當初既與相約曰文書禮節當從儀式同今賊勢何可當
也每以一事往來則非但徒勞而無益自前伊賊每以我
國爲失信今番若有依前則豈不執以爲辭乎臣之愚意
如此未知廟府所見以爲全不可也抑以爲無次序耶亨

吉曰以爲更無餘地云矣墾曰若曰名分至嚴終不可爲
則已不得已爲之則今日直稱未爲不可也大槩此輩臣
自當之不如是則不可不爲也若使伊賊事勢比迫不待
狐屠而退去則善矣若因此生怨永絕文書往復之路則
何以爲之耶事機甚重決此一着諸臣之爲此言者果能
的見不如此而可以有爲之路乎臣則實無灼見請問之
此事固極臣豈不知第不能透得此一節自陷於天也間
極泯臣之所見至於此耳與廟府之見其亦異乎小臣當
初臣如是思之而聞鳴吉之言實爲善度矣　上曰何以
爲之墾曰今日則無他大臣而小臣獨當此事尤爲萬死

之罪也 聞李希會之言彼問洪政丞來耶云云而 朴蘭英
亦在其陣若知假銜大臣則似必不信李弘胄雖甚病不
可不往故臣再送人請往而時未見回報身壽賢同十臣
何以知之但不勝罔極而來 啓身 崔鳴吉入來啓
啓 上招体臣啓語良久塗同夜深請出治文請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承旨李景稷請對 啓曰以群臣不
忠之罪悪國事終至於罔測以貽 君父之辱至於苟存
視息之狀不須乙令達被圍孤城賊勢日熾迫不得已爲此
擧措請聚文武百官及宗室曉諭如何大臣之意亦如此

而不敢以文書 啓達故敢來以 啓 上曰其意是矣
而此宗罔極之事莫大之辱將何顏面對臣僚臣之乎況
此諸臣亦無不知者予不忍對面而言之也緣予不敎事
至於此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景稷泣曰往日之事不足
盡論不知而言者猶之可也知而不言者罪在大也老成
先見之言則攻斥之事不得容口皆是摩下之罪惡言之何
及請以傳敎之言諭百官使知之 上曰更無可爲之事
上爲 宗社萬一之幸下爲父兄百官滿城生靈欲免目
前魚肉之計而此亦難必其得成而亦不可以此而置之
無可奈何故爲此罔極之事而第恐終爲虛辭耳景稷

曰何可以為虛事也東方數千里封疆豈終為禽獸之鄉
乎 上泣曰不能早死竟見此事罔極罔極奈何奈何昊
稷曰天地神祇必有監臨豈忍使無失德之 君上終至
於不測之地乎退出 使臣李弘冑等還自城外引見
上曰老病之人觸冒風雪何以往還乎弘冑曰既出城外
風勢頗煩若如夜來何以得往 國書傳給矣前日則云
無顏納汗而今番則頗受而去矣鳴吉曰臣言國書中語
意則渠問兩件事何以為之臣答曰此則我國尤為痛心
皇帝若令縛送則可以即送而第此輩秋間被黜今方留
敵何處得之還都之後當從容搜得以送云云則渠言何

用言之推托耶臣曰其人等亦無他意只以一人之事二帝爲非國王秋間始爲覺悟黜其人而送　此則吾前已言之矣渠不固爭至於出城一款臣曰國書已悉皇帝見之則可知我國之意矣弘胄曰渠言在瀋陽定奪則只可以文書往來也到此地面則何敢不爲出見乎鳴吉曰臣言既爲稱臣之後則此是節目間事倘蒙回軍降勅則當爲迎勅而次送謝恩使矣渠答曰勿爲此語且視渠之辭色措語之間疑我此後更爲反覆矣　上曰何以言之曰不能詳知而似有如此話端臣言君臣之分一定則不須有疑云云矣弘胄曰固難測而似無暴怒之色矣　上曰

此則欲誘我也難從之事何以答之吏判不善於言語何
辭以却之耶無乃亂餘蘊耶弘胄曰此事則拒之不遺餘
地矣且臣等言天下聞皇帝一擧兵而臣朝鮮則此名爲
大其外更有何所求耶皇帝見國書則可知小邦衷情云
云矣 上曰金起原今日爲暴戾之言云耶鳴吉曰鄭明
水言如此則抱岩而死可也 金起原則別無他語無乃言
於李信儉耶景曾曰鄭明水言之云 上曰然則予誤以
金起原聞之耶鳴吉曰胡性不合其意則即時怒色而旋
即解之今番辭去時不爲相揖矣 上曰不揖耶弘胄曰
渠言別無可言之事不揖而去頗示落落之意言辭之間

每誇渠不憂芻粮之事而恐喝城中自盡之勢矣　上曰順受國書而往者何意耶弘㝢曰前則以無顏故納爲辭而今則順受而去似必有以也暉曰臣等言帝若見書則可知宗情渠不復可否矣鳴吉曰非渠可否之事故也

上曰渠何能可否也順受以去則似有可望豈可與卿等可否也若爲皇帝見書之言則渠必有爭詰而不答持去此則事有可爲也且賊情有二出城之言蓋欲欺我不血一兵而奪國也此其所長也其計不遂則方始攻城也但其勢不重如彼四散以此見之似有欲爲速歸之心也必不出二件之外也鳴吉曰此漢出來時必已議定而來也

弘冑曰汗若出來則分明故計一日為急也 上曰汗來
之說不爲仔細矣鳴吉曰汗若出來則分明止於此耳
上曰出城之言分明無執故之計也卿等今日言語之際
無乃遺餘蘊耶弘冑曰臣等力拒之以死自期曰必欲出
城則尔等他日所得不過積屍空城而已鳴吉曰臣欲試
其氣色問於明水曰京中有大氣無乃天闕見燒耶明水
言於將胡則遽示怒色曰欲爲和事何問大闕之有無乎
上曰此語必不得已言之耶弘冑曰此虜每仰坐城上極爲
凶悪而其陣則似空矣鳴吉曰何處出設守城誠不可闚也
景冑曰宣傳官巡城者來曰麻田浦上炬火四十餘柄往

而復來云無乃運卜耶　上曰其處有淺灘也曰有灘矣
且氷鮮可舟弘胄曰近來更無應火處西北軍之消息尚
未得聞極爲欝悶景曾曰空石問于管粮使則守堞軍棒
去空石則不得推之云一營放粮石數甚多軍士不知云
無乃將官等取去餉馬耶　上曰軍士則云主管者推之
云而主管者則云不得推來云何以無着落耶無乃下人弄
術耶既不推來則軍士必鋪坐而無一人鋪坐者云必有
去處承旨察而查問景曾曰巡城宣傳官武兼則數多故
分巡之處宗宣傳官則只有五人故只巡一面五人分巡
四更不堪其苦云在京時亦以摠府郎廳監軍矣請使分

切 上曰依爲之且軍士自前言守禦廳有南炅草某条
覔食云何以有此言耶景曾曰曾聞摠戎廳有之故問於
本廳則寔爲虛語云 上曰必此言也景曾曰蘇魚有餘
存者而其數不多不過一尾分給請令須給 上曰姑徐
之待減料時給之可也温嬪及王子王孫皆無膳云亦爲
分送可也景曾曰然則當分送於 先王後宮及諸王子
宰 上曰大臣處亦爲分送景曾曰其數不多當以其餘
者分送宰 上曰依爲之退出 胡差來大臣李弘胄等
出去 上引見問曰今將出去宰出城一款更爲酬酢渠
若言及只言文書已盡惟當有死而已嚴加拒絕可也胡

人之欲無厭自我若置餘地則必朝得遂而後已極其峻拒則必有固爭矣崔判書性弱賊若恐嚇則每欲以遜辭誘之此宗不君之甚也設有不好之事勿爲酬酢可也印跡事若問則答以自前所用爲可鳴吉曰當以元來通用答之手 上曰何必如是言之景曾曰似當如是言之也弘胄曰渠若許之則仍及虜掠人還送之事何如 上曰今日則必不許矣鳴吉曰今日豈許乎 上曰印事渠或曾見咨文則必爲詰問當答曰文書當取信故用前日所踏云云可也鳴吉曰當入此孤城每事未備紙地亦不好故仍前用之云云何如 上曰此亦無傷也退出 上更

招鳴吉等曰其文書不無出城之事斷然拒之仍曰若有
志於保存則不當如此強責終不回心則只當有死而已
勿爲酬酢可也金曰唯退出　景曾曰空石事問之則送
千摠、戎廳分給而一五日空石六十立、、少軍多前捧者
已獘或有造鞋着之者故不能編給云云矣　上曰知道
李弘胄等還來引見弘胄曰臣等出去則渠言所答之辭
與渠書之意有異、受之不可故還爲來給此外更無他語
臣曰吾意亦於國書箇箇言之此外無復可爲之言更不
爲他說話而還矣鳴吉曰渠受國書而後所欲不復成故
却之耶弘胄曰渠望更爲國書而此後則渠復招之然後

或可爲耶我則無可爲之事鳴吉曰置之可也今日即來招之固知非好消息而畢竟如此未知此後欲何爲乎誠不可測也弘胄曰久後必更來招之也暐曰臣察龍馬之意若爲攻城則殺傷必多若欲持久則彼意此迫也如是而後其功專故龍馬之故若此矣 上曰卿等固拒則麾却使去如前番之爲乎鳴吉曰然且欲聞吾言雖絶而猶久坐右相以爲國書已盡更無他言云則使之入去矣上曰姑亂之觀其所爲可也鳴吉曰其漢處事周密出城之事難以言語爭故爲此擧措矣弘胄曰此後雖非好言必來更招矣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司諫李命雄宣傳官柳德誠請對命雄啓曰苟可以緩禍者無所不用其極而一向脅制罔極之外無復可言今者　東殿以罔極之事下令　上曰何言耶曰臣不忍出口當此之時賊之所請者出城無斥和人出送事也臣當初雖不參斥和之論而若於其時在朝則亦爲斥和之人豈有獨生之理乎出城之斷不可從則賊亦知之臣等若出而或可解圍則萬事無惜臣請出去緩禍　上曰賊爲不可成之事而爲此言也設使意實如此不可忍爲況其意不止於此矣世子不言於予而爲何言

也年少之見計無慮如此矣兪雄司臣與同僚相議 啓
辭三事皆蒙 允矣一則不進之將依律事也一則軍兵
前進之事也一則戰船聚會事也今以 東殿下令未諳
政院見之則李義培以下失律之將今查覈而軍兵前進
之事則不爲擧論此時諸將拘於和事而不爲前進則甚
可慮也請以重賞募人出送使之迫戰城下結陣於相望
之地則目今氷解之時正當退出之期此事不可不及時
分付也且諭於檢察使處戰船則聚於江都江舡則或立
防屛或設布帳聚於京江何如臣之此言寔有深意蓋欲
達江都不可由陸路也江水之距世門不過十五里由江

水下龍山淺灘不過三四處或有援兵追來則可以解圍
而下去設使聚會而不用亦何妨哉且此賊固不可犯江
都而或有付賊之人引而入去則事不可測我國戰船天
下無敵縱使一船來泊其砲射之具足以萬全得達此臣
本意而也歟 下諭者也 上曰予亦知別意思也然
此事甚難成也命雄曰雖不得成有何所妨 上曰言于
体臣亨吉曰外議以爲此水淺灘甚多恐爲無益而若或
見奪則反資賊用且戰船則器械雖備而不可用於此江
水上船則以烏合之衆立防牌布帳而下萬無得保之理
矣命雄曰上流船則聚於豆尾下流船則聚於龍山設使

見奪亦何関武臣意前進之事不可不申明　下諭也
上曰此則前日亦已諭之今亦添入何妨逗留者論罪之
言亦促前進之意也命雄曰柳德誠亦以戰船事請對矣
德誠曰臣等在城上每承　傳教晝夜感激思将一得仰
達　天聴司諫先達臣無復可稱藩臣知四十日圍城之
急而不得入来者必為遮絶而不得進也且賊勢横行天
下其威甚盛故畏縮不進請出送多計慮武夫賜尚方劒
教之曰藩臣若有前進者與之同力入来不進者以此劒
斬之使南世兵進駐檜山下三道兵駐於檜丹近處可陣
處則江氷已解為日亦久賊亦人也豈無畏心衆舡事司

諫臣達之矣請與京圻水使上流船則聚於江上以殺虜
船載軍粮浮於豆尾則外援之兵可以繼粮矣且此處糧
餉亦將盡絶凡事豫則立不豫則敗芻粮卒絶則事有困
極自我先為遮絶則京賊不敢來此賊亦狼顧於是乘夜
縱壯士三百名為左右伏兵而以中衛出擊則　殿下可
以入船賊既不料淺灘之可以行船而且殺虜賊矣不得
穿矣　上曰爾之所見亦好矣命雄曰德誠之言略合臣
意矣聞城中多有木手云請依臣所見而造一車若在可
用則仍造十五六事以試何如德誠曰文官則不能習步
不可送也臣當初足尚健欲為出往久坐氷殺十指凍裂

每拊足而慷慨則有二三武夫請出去矣 上曰甬言不無所見當更思之

丁丑正月二十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憲府金壽賢黃一皓林墰請對壽賢等進前密 啓黃一皓以為軍情已変事將罔極請命守令邊將盡為作闕以守堞者除送事也壽賢 啓曰自我以為極盡之舉至於稱臣一節當觀勢為之而徑先自請言之矣及今當剖析利害為書於龍胡馬胡兩將何如一皓曰臣意欲大臣移書於龍馬曰前日已為極盡之事而終不見請君臣上下更無可為故不得已為背城一戰之計

設使全城陷沒於汝亦必死傷相當爲汝計者亦未爲得也且我父兄百官雖死於此其子其孫皆在於外處皆當血戰以報父兄之仇矣天道好生必有灾殃汝不念及乎此耶若此不已則他日所得滿城積屍而已於汝亦何益哉似以利害動其心何如 上曰前日爲此言者數矣而實非實狀徒是空言只增其怒而已壽賢曰今者怒亦無奈不怒亦無奈試爲之何妨一皓曰不獨此也背城一戰則豈無或勝之理哉有不可爲者則背城一戰與潰圍馳出之中一者不可廢也渠亦豈不知之哉壽賢曰以言語諭之何如亨吉曰言語不能相通借人今已傳之其勢尤

難云矣壽賢曰臣非必欲如此也只陳所懷而已墇曰初
二日所送書卷書過十三日而始來必徃定於瀋陽而還
也其時必有停當而其將帥來此者必加一層言也一皓
曰臣所達固結軍情第一事也柳德誠之所達遴壯士促
接兵亦甚好事也臣與林㨽議此事則自願武夫亦多有
之當能激勵出送可知外兵存亡亦可以進前効力德誠
之言與臣所見畧同請勿論高下職秩薦其可堪者何如
上曰不幸日亦寒甚一皓曰數日風雪病傷尤多退出
上招金瑬崔鳴吉李聖求問曰守堞將官軍兵等傷於近
來風雪頗有怨苦云將官則差定邊將軍士慰悅之舉亦

欲加層此人之言何如 潛曰近來日氣甚寒處有凍死之
患聞于各營則時無死者方分送酒漿救療甚寒者矣大
槩國家無力小賞不足以激其心或父母奴主間或有願
爵其父者或有願爲其主者情願不一此則何以爲之 弘
胄曰守堞之卒雖曰濫賞不可不施也 上曰軍士等言
復户非所願免賤則逢杖於上典云云國家法令不嚴故
此屬不信如此矣今番事目送于各營事定之後復户之
人守令不爲擧行免賤之人厥主敢爲侵責者使其將官
論報隨現治罪將官待闕充差邊將縱不能人人授職出
戰之人則即除要處邊將閑門之後使之赴任事言之何

如壐曰閑良則給及第邊將則以可堪者差定何如　上
曰及第則以首級給之我國人每事無公道邊將官等多以
爲甲子丁卯有功奉承傳而尚未得一官云云矣壐曰將
官等其欲無窮而應授之官未免用其所知故多爲此言
上曰此豈可非壐曰宗室豊川守者有膂力自募守北曲
城甚勤其爲可嘉除堂上何如　上曰最爲勤策守堞甚
苦云除堂上可也鳴吉曰復戶之人至於一萬三千除自
願加秩免賤者外復戶五十結終身復戶何如　上曰彼
言何如壐曰終身復戶事若失信則甚不可加其年數限
十五年何如鳴吉曰限二十年何關　上曰前日令於壯

士中差出守令邊將矣時未擧行耶聖求曰時無窠闕未
及差出矣鳴吉曰任闕差除似好璽曰必除守令邊將然
後可以慰悅矣鳴吉曰其中或有不顧邊將之人守令亦
可作闕差除耶　上曰守令亦有武官差除處作闕差出
何妨鳴吉曰第守令少而將官多若未遍及則恐有不均
之怨也景曾曰然矣若以曾經守令能知人事者差出守
令則不知人事者亦以爲彼且爲之而我獨不得相與爲
怨矣聖求曰今爲事目解圍之後限一巡以次差除不得
以外方人擬望何如　上曰後日除拜時一以此輩擬望
可也然則各營爲事目復戶免賤除職事明白知委爲成

冊景曾同復户免賤再三分付各營而不爲趁時送冊昨
日更問則以掌隷院無郎厅之故不得爲之云若無郎厅
則可以趁時報知而亦不擧行今日促之而後始爲差出
矣且小臣亦經体府從事官矣雖在平時無事之日爲從
事官者不可不一日一往以聽分付而近來政院或招從
事而不爲入來相退在其寓也入侍時左右史例入而上
番翰林至於三人只使下番入侍臣等屢屢言之而猶不
聽從名官如此則其他可言昨日都摠府郎廳亦令與宣
傳官同爲摘奸而推諉不去極爲寒心矣 上曰來此城
中亦且怠慢則君臣分義豈可如此尤甚者政院察啓可

也景曾曰雖為八 啓不過請推而已堅曰然矣小臣從
事或有分往四營之事故不得越時趨詣於政院之招矣
近來任使各退其寓而臣既不能杖之八 啓則不過推
考而已來此城中尚亦如此豈是人臣分義耶臣每用開
諭而恬不動念大槩近來年少人風俗如此矣 堅曰昨
日欲使渠更來請之矣更使之以其書兩件中不施一事
故退送則姑以一事可聽之意答送何如鳴吉曰昨日一
事可從之言臣等則未聞而李希曾言分明言之右相亦
聞之云矣弘胄曰果如是言之矣 上曰然則昨日何以
曰不聞耶堅曰李希曾分明聽之云以此見之則二者答

一則或有可望也　上曰宰相皆不得聞何敷弘胄曰以
臣所聞不擧一件若從之言只言二事皆不從何以信之
云矣鳴吉曰臣則不能記得而希曾如是言之臣試聞臣
等所言者則歷〻言之或多差誤而不失大旨臣等所言
旣不能一〻記憶則彼之所言亦未必其的傳而大堅如
是言之矣昨日不勝痛憤而來矣夜來更思之前日請爲
自新之書三往然後始答蓋以屢爲往復而許之然後可
以示恩故也成不成間更爲書以送似可矣墬曰臣亦更
思之不可置而不復也蓋和之事雖曰正義而到此思
之誤國莫甚矣爲其人者當爲自首而尚無一人請出今

日人心果為寒心臣於其時退伏在家不能詳知而聞洪
翼漢最為先發云此人則當擧名為書以為曾以此書作
送西路使當大軍當自其處々置云々何如臣與鳴吉議
之則亦以為可而以當身一家之人故不能出於自己手
段云國事至重何敢顧私弘胄曰何敢以一家之見而傾
避哉但翼漢擧名事理如何且彼意牢重初件事也此事
則必不以為関重矣若使作和之人皆詣奴營謝過則好
矣而既無一人自首則自國家捉送事理何如瑬曰翼漢
則不在城中故細目前因極之事耳聖求曰所請二件一
不從之不行權宜無復可為弘胄曰數日間賊必更來姑

待之何如嗚吉曰冀漢之疏臣於其時見之措語雖正而
大害於謀國不可謂之無罪而臣於其人一家切親也若
其所言果爲悖惡則當以大義滅親也第以其心則直其
事則義人與豺狼不同出絶之言發自臣口則勢有難者
臣以此意私語於金墍而墍之所達如此矣苟利於國身
且不顧何可護私族耶大槩作和之人意則好矣主張之
人必有定見而年少之人靡然爲之豈真有深見得而然
耶到此地頭事機已急雖以古事言之弱國之於強國寧
無所不至燕之亡也斬其子以獻宋之亡也侂胄當國以
爲當誅秦檜褒岳飛其論則正矣而及大事不成而請和

也金人請誅侂胄侂胄權臣也宋不能誅皇后通於史彌遠
斬之以送而一時以為快事不以為非侂胄渠本小人故
人情快之矣今日斥和之人原非濁亂朝廷也不過激一
時之義氣與其事果不同矣其渠若自首請往則好矣而
尚無一人自視方外論者或以為如此則大失人心將何
以立國乎或以為事有輕重苟可以免禍則何必不為乎
二者之中未知何者為得耶瑬曰扈從之人縛送賊中則
人心不定國不為國在外之人可以書名送之也弘冑曰
如此而可以解圍則或可為之也何可必其果能解圍耶
上曰此則決不可為也瑬曰臣意不可以空書往來而在

外之人與扈來者有異故竊幸其萬一耳　上曰左相之
病如何堊曰極重云矣鳴吉曰躰臣使臣製書渠若問其
書意而每與其志不同則必不受去何以為之弘胄曰與
前日同則必不受去矣聖求曰空言何必為之　上曰姑
待之鳴吉曰旣稱皇帝則必為自重臣則以為渠必不更
來也弘胄曰知我不從則必為更來矣鳴吉曰渠來弘濟
院問所和人姓名臣不言則渠言以為書名以來當言之
李臣不為更問而來矣未知從何處得聞也聖求曰自
上雖不忍出送在下之人可以當之扈來之人雖不可出
給姑在平安道之人比國家存亡則重何如耶吾意未必

上達自下通於龍骨大可也空書往來徒勞無益眩目答
書已發端倪今則自下當爲講定也若空坐而待渠之更
來則彼未必來請而幾閑甚誤矣自上雖以失人心壞國
躰爲慮而在下之道苟可以紓急則何事不可爲洪翼漢
之罪實與量近廣之誤國均矣隨後捉送之言何悍而不
爲乎璽曰明日則不爲文書耶鳴吉曰明日則不可不爲
文書也璽曰然則不須更稟自下當爲之也 上曰此事
至重至難慘酷之事也璽曰明日當送而今日 脘膏則搆
出之後論議紛紜臨時掣之可也聖求曰斥和一款彼之
答之甚辭誠難蓋彼以斥和之人出給爲重而我書以此

人雖有罪而皇帝必爲矜恕爲辭遂伏雖如禽獸使之勿
送則甚無聊矣使之無送則亦似難矣所以不答者蓋爲
此也出城一款有何難答而不爲乎鳴吉曰其計極巧國
書不答在渠則善思之如此事何以料得也　上曰事〻
不測意在屠戮則攻城之後所和之人可以箇〻擇出而
必爲先求者何意耶鳴吉曰其志若欲止此則主辱臣死
乃分之常事臣子之死　聖上之辱何可同年而語哉
上曰雖使出城必如是而後出則亦爲有光故云〻耶聖
求曰其書言於爾既敗之後朕不來索云者若給所和者
則不強出城意也弘胄曰此則不然同時出城則查出之

時以爲援亂云云之意也 上曰日氣甚寒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体府 啓曰昨日入侍時定奪守堞將士慰諭事目已爲傳令知委矣數日以來軍士寒凍頗有怨言不可不各別勸賞我國人情最以科擧爲重今以稍待事定特設萬科之意預定極所規矩令軍中通知以爲聳動之擧何如 傳曰依啓 又 啓曰淸州儒生申栟自初入北暗門把守晝夜不離爲國之誠極爲可嘉依守堞將官例當職除授事令該曹擧行何如 傳曰依啓執義蔡裕後司諫李命雄掌令黃一皓李亨原持平林墰獻

納金慶餘正言金重鎰李時雨 啓曰臣等伏聞 王世
子以罔極之情連日下令于宮官及師傅諸臣云臣等聞
来心膽俱裂叛首吞声不知所以為言 王世子雖至情
所發而何處出此不忍聞之令耶自古有國家者雖萬分
顚沛之時未聞以如此擧措済急而苟全也滿城吏民孰
不欲為 世子死者言以國斃是可忍乎挍虜変作百出
前頭使价之往来或有意外不測之請奉使之臣如不能
明白痛絶以死拒之請縄以無君不道之罪 答曰依啓
大司諫金槃身病陳疏踏 啓字 副司果尹文擧上疏
曰伏以臣父煌於上年八月身居諫職上劄論戰守之

訃無陳和議不便今聞廟堂建議請送斥和之臣以救
君父之急臣父呈疏自首請赴虜營此臣子捐身報國之
秋而第念臣父目不能視物已久而又自落傷腰脚不運
去邠之日輿載隨 駕宿病脹症一時危劇委卧床第命
在朝夕將不得運出寸地臣父死國之義固無所辭而未
至虜營先必顛隕人子罔極之懷亦何所不至哉臣請以
身代父出城以贖其命伏願天地父母曲察微臣罔極之
情俾得代父出城以伸人子至情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況臣曾忝言職論啓聞送使之不當臣亦斥和之人也
伏願 聖慈更加憐察許令臣得遂至願則國家之幸也

臣不勝泣血慟迫之至 答曰覽疏具悉予無此意爾其
千萬勿懼 藥房 啓曰伏聞 聖候未寧而不爲進藥
云臣等不勝悶迫冒死入達之意敢 啓答曰今已得
愈何必入來乎 藥房提調金瑬李聖求李行遠奉藥直
入 上曰予若有病則豈不進藥乎金瑬涕泣請御 上
曰御醫知之矣予若病甚則豈不飲藥乎瑬泣曰此時
玉體不寧則無復可望臣敢犯天威入來以達 上曰病
症各異有杜門調理之病有飲藥之病予若有病則何以
起坐言語乎昨日適有惡寒之候故不能開窓使請對者
不爲入來而夜間已愈何以知之而入來耶瑬親捧藥椀

以進曰安有如此悶迫之事 上曰如是則聽聞亦不好
何以至此耶内官等迷甚使御誤聞病愈而欲藥於聽聞
亦不好矣遂進御

丁丑正月二十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司憲金壽賢行副提學李景奭執義
蔡裕後正言李時雨等上劄曰彼虜變詐百出節〻欺我
作和之人一款今雖許之可保其止此意乎 聖上憐痛
不忍之教孰不感泣當此危急罔極主辱臣死之日苟可
以救 君父之禍誰惜一死如有忠義之士固當請以身
當之至於待送之舉豈朝廷所可忍為哉斷無補於釋乱

而先自剪其手足授虎狼之口則適見其促亡其能國乎
況當初答虜之時旣曰斥逐此等人則今日差輕者查送
之言不但有前後異同虜之所求者首謀而並擧其差輕
者吁亦慽矣請亟令廟堂改削措語以送　答曰依啓

丁丑正月二十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體府　啓曰楊根鄕吏咸壽賢隨其
郡守入城被圍之後以官事出去旋卽冒死入來今又自
募出去將欲傳命於援兵其爲志緊極可嘉尙本道以許
免鄕而國家襃奬之道宜有別樣之擧令該曹守門將除
授仍付都元帥處傳命出送宜當　傳曰依啓又　啓曰

即刻守門將趙衎亦爲自募欲與咸壽賢一時出去此時傳命之事極重且急而趙衎自願冒死出去極爲可嘉六品遷傳訓鍊主簿除授出送宜當 傳曰依啓 兵曹啓曰科擧自下參酌爲之事 命下矣鐵箭二巡一中以上鳥銃一巡一中以上一技入格者並取宜當大臣之意亦如此敢 啓 傳曰依啓 都躰府 啓曰昨日守禦使所屬西門力戰人員成冊來到令軍功廳論賞宜當且東西兩處戰場垂死人所願問 啓事 傳教矣戰場者九人各有所願別書 啓令該掌據施而其中六人則自願許科而擧重事勢難從自願爲產業令軍功廳酌施他

賞且一人則受傷極重不能言云 傳曰依啓

丁丑正月二十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体府 啓曰戰士斬一級者許科事
事目 啓下矣昨東西城力戰之士雖無獻馘之事其
功不啻斬一級矣其中力戰軍士並爲許科以爲奬勸之
擧似不可已令兩營大將詳查成冊並爲許科宜當 傳
曰依啓又 啓曰前虞候趙尚獮武藝宣傳官去夜巡
邏西城之際適値賊兵犯城與譏堞軍士爲先發覺督令
防備仍爲馳告于政院其功甚重守禦使李時白以非管
下之人不得並錄於查報之中未蒙賞典人皆稱冤特陞

堂上似爲宜當 傳曰依啓 兵曹 啓曰前頭特設武科規矩鐵箭二巡鳥銃一巡以上八格者並取事入 啓蒙允矣更爲聞見則此規殊非輕歇云鐵箭三巡一中鳥銃二巡一中以上一枝入格者試取宜當大臣之意如此故此仰稟 傳曰依啓 大臣請對 上曰軍士等開諭還送乎瀅曰小臣親出百端開誘而不爲聽從時方與賊相持而空壕不去極可慮也此賊已言極處而不爲聽從軍情又如此目前之禍甚急蓋軍兵等失其父母妻子罔極之情寧有紀極成不成間不可不趁今日處之 聖上雖不忍爲之臣等何以自處乎 上曰何忍爲此事瀅曰

此敎則臣決不可奉承也歷考前史外賊不足言而輦下之變爲急矣 上曰勿爲如此之言 景稷曰小臣涉江聞論則有一軍士頗不迷者以爲古有何如君有請妻爲妾身爲臣者今者不可不一決云云 瑞鳳曰今日軍情甚於外賊不可無權道也 上曰渠輩言雖如是不必至此設使亂作國家何忍爲此事耶其人輩亦和之論不過短處而然也有何可死之罪乎予不忍爲之也 鎏曰初非有意於誤國不過扶植名義而到此地頭何可無權變乎瑞鳳曰有軍兵一人言前年四月內若遣使謝之則豈有今日乎此言似有理矣 鎏曰此屬懷父母妻子之仇至於如此

若曰朝廷爲其所責而强從則於國体甚不可而到此萬
分地頭何暇慮及後弊耶此屬言不復爲戰云雖未知其
言之由然而將帥方在堞上而任意下來論之不從以軍
律論之在所當斬而此時何可行軍法耶若曰國雖亡不
可出給云則無如之何矣大臣三人皆在於此請 下聞
而處之 弘胄曰此寧不忍爲之事而大變將迫事有罔極
瑬曰事急蓋或送不必縛送奴中其人謀畧過人知賊可
討故亦私請以此人定將以戰云云其言太急矣景稷曰
雖然從容開論則可以止之矣瑬曰名被甲之人一外無
人聽從矣臣言四營雖各有將而都大將則我也汝若退

去則吾當自此查出云云而猶不聽從矣　上曰都承旨
出往開諭可也璽曰一等戰士則皆為下來事甚可慮
上曰安有如此寒心事乎泣璽曰軍情自毋脉如此出給亦
和人而無事與否臣亦不聽敢知也雖然不可不姑緩軍情
以為守堞之地　上曰無罪士大夫安可忍送死地乎因
泣下曰不能早死遭此罔極之事勢將無所不至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驅無罪而就死地何忍為之乎璽
泣曰渠輩從　君父入城而遭此罔極之事殘忍何言
上曰以予為君父而從入孤城遭此罔極之事此人何辜
予不可忍體察使何不開諭即泣璽曰小臣開諭無所至不賜

酒與米以爲慰悅之擧百端敎諭竟不聽從許多軍兵旣
難嚴治開諭送之若往復來末知末梢如何也瑞鳳曰小
臣亦從傍聞之體臣開諭無所不至而軍情日散終不聽
從極爲可悶墜曰非徒此也小臣領率武士何事不知渠
輩以爲作和人出去則必保無事雖加開諭不爲信聽矣
東門傳言賊兵五百餘人上望月峰云 上曰此時空堞
豈不可悶 上曰速出開諭還爲入來墜曰唯出去 李
景稷入來 啓曰臣以 傳教意開諭則還爲退去矣
上曰政丞入來耶今當還入矣而已墜入來 上曰事已
危急矣世子入送之說渠旣於當初言之今番亦云故世

子請自出去子之於父情無所不至今日送人于彼諭以
世子將出之意如何璧曰彼之所望在於擧處 世子雖
往固知無益 聖教雖如此臣等決不敢承也 聖上以
作和之人出給爲難而以 世子入送爲易此心足使天
意悔禍而 世子雖出決不可以了大事伏願更勿爲此
言也 上曰諭之而不答則不往何妨璧曰如此則彼必
衛之生意章若自中有此事而我之城守甚堅則或不無
蒼天悔禍之理矣所爲之事今已極盡若出此外不復可
爲 春宮孝誠至極從前每爲 下令如此臣等不覺肝
膽欲裂也 世子孝誠至極雖欲以身當之 聖上何忍

爲此言也臣決不敢承當也 上曰何用爲此言耶壐瑞
鳳曰事機與當初不同今則決不止於此矣 上曰雖然
更無他策試問如何壐曰若爲佯許待 世子出去執持
而更加一層則何以爲之崔鳴吉自外入來 啓曰臣坐
備局見之軍士輩出門而立不爲上堞未知都承旨何以
聞諭云耶賊兵方上望月峰而軍兵空堞不守何以爲之
此非君上所知大臣當自爲之不見馬嵬之變乎大臣之
道不當如此也瑞鳳請送承 傳諭以與大臣定奪將爲
出送云云可也鳴吉問壐曰所爲之事何以爲之壐曰未
及發言矣鳴吉曰事機已急何可如此 上曰城陷而被

執與世子出去而被執何以異乎鳴吉曰此則　聖教似
當可以問之也瑩曰渠若佯許執　世子而加層則何以
為之鳴吉曰當受盟納而後出去可也此時何時而可為
虗文耶臣意當先出作和人及　王世子出來之說問之
可也此是何時而可為虗文耶瑩曰非敢虗文所慮者如
上耳仍曰此時而惜作和人者無忌者也鳴吉曰今日當
以此二事問之左相之病少愈請與左相及户判何如
上曰事已急矣試往問之可也景稷曰在此雖如是言之
而對彼則不能盡言對二胡每曰專恃兩大臣云云馬夫
大則非大臣也我加一層則彼亦加一層是可悶也瑞鳳

曰小臣固知鳴吉之言必為無益而自 上欲試問之臣
當出往堅守其盟矣退出 上謂鳴吉曰事已息矣言語
當善為之鳴吉曰此皆臣等之罪也金蓋國頗能善言故
與之相議而處大臣或為虛文敢為入來矣當此之時苟
可以幸免則何事不可為乎幸而得成則 宗社之福也
不然則命也亦將如之何哉退出 三司請對副提學李
景奭大司諫朴潢執義蔡裕後景奭泣曰當此罔極之秋
為臣子者唯當有一死而已伏聞今日有罔極 傳教云
臣等何忍聞此言而圖生乎臣等雖親自守堞所恃者
君父也孤城雖危尚有數日之糧當能堅定 聖志則天

意豈不悔禍賊情益熾不悛今若自我徑往請之則彼必
加層矣裕後曰使价往來時不為利害之說惟一向哀乞
而已如此而可以有為乎大司憲金壽賢入來泣 啓曰
闔有同極舉措云臣等日望君臣守義天人效順事雖危
急何忍為此事 上曰事甚危急無策可免不得而已為
之也今者當為頡頏堅定約誓而為之矣諸意未知如何
而目今事勢急於呼吸矣潢曰雖然豈忍為此舉耶曇輿
曰天意豈不悔禍乎望月峰傳言賊放天字銃而歸劉銃
聚三胡即死一胡負去云矣潢泣曰今日則姑以和害爭
之可矣何可急遽如是也裕後曰使百官皆死之後則事

有不可知也豈可勢止於此而出送 世子鄭壽賢曰城
尚未壞軍情尚堅天亡何可知耶 上曰何爲如此迂濶
之言耶城堞已壞矣若從雲梯而上則何以爲之曇曰
向日再戰渠之氣挫姑爲堅守設送使价只言利害而已
可也潢曰 殿下雖欲送 世子觀今日軍情則決不得
出去矣 上曰此事似若虛事而予之於無所不用 其
極與其等死試問無妨攻城日急事已無奈此寧等死之
計豈無故而爲之乎目今事勢有不忍見聞者此事細事
也設或有萬一幸則亦豈終不還送乎不爾而國亡之後
滿城魚肉則何事可爲耶 僉曰此則自我取亡也 上曰

非以為適於事理也與其等死寧為此計耳景奭曰天意
不可知苟堅以百萬之兵一朝敗亡倘能自 上堅定聖
志則足以回天矣頊曰使价之往來不為明言利害輒加
一層以至於此、何等大事耶壽賢曰商人興販亦為操
奸此事何事而可以輕斷耶潢曰使臣已出矣若或徑言
則無及矣請速決言 上曰卿等之言是矣曰今存亡決
於呼吸豈可束手而無策耶粮餉不足論也而事皆不足
論也軍兵等若聞此言則尤無可為矣若堅定 聖志固
守以待則天心豈不悔禍賊情豈定不悛自 上先動則
軍情亦喪矣 上曰子之為父無所不用其極軍情當感

動而已豈至於怒耶潢泣曰 世子之誠孝則果爲至矣
奉 二君於孤城日望其得全而遽見其徑赴賊陣則軍
情安得不沮喪耶景奭曰此一款則不可不刪去也 上
曰不爲此一款則當以何語措辭耶予亦豈不熟思執己
成燃眉之急不可以常道論也前朝亦有送世子之時故
渠亦拾聞而請之以此試問而觀其動靜若或聽之則幸矣不
然則以死自守而已潢曰渠若退師而請之則或可爲也
仍此處而請之則無可爲也 上曰然故使之頡頏觀其
氣色矣何可輕易爲之耶景奭曰鳴吉則固爲輕淺矣大
臣何忍爲此事耶 上曰大臣則皆以爲不可以予爲

宗社生靈出不得已之舉也大臣何以知之事已到蕩分
危急矣予亦豈欲送之哉諸臣皆涕泣 上曰豈意今日
見此罔極之事李景奭曰請還召鳴吉去其一款 上曰
當申飭爲亨吉曰察見軍情無非爲國之心而廷臣自爲
過慮矣壽賢曰軍情則不爲偶然曩者日遣承旨史官開
諭被傷人近來以久無此舉爲憂蓋承命而往者以成擺
危險故或有不往而送言傳之者云不可不申飭也潢曰
請 親招使臣言之 上曰當招而言之豈諫去後當言
之仍命史官招使臣三司退出承 傳色宦回大臣以下
使臣皆以出去云矣亨吉曰然則當送人招之乎 上曰雖

欲使勿言也欲慎其言語也今若招之則日勢必晩矣亨吉
曰當勿爲發端可也何可慎言而已哉 上曰已爲出去
則還招不可矣亨吉曰想去及見將胡招之則可及也
上曰雖不見將胡已見伏兵矣虜人所見處還來似異矣
其人等皆是老成不必輕發置之可也事迫燃眉不可如
是思之也亨吉曰 東宮若出則事無可爲臣民目見
儲君之赴敵則守城何爲 上曰渠爲父出去不害於義
理而人子之至情也亨吉曰雖無益不如此此如此而不爲
加等則猶之可也詳察賊情必不止此而已小臣請出更
諭三司 上曰承旨何爲此迂闊之言耶目今事已危急

此時豈可爲士論耶退出 三司伏庭 啓曰聞使臣已
爲出去云其一欵勿爲釁端之意以密書 傳敎令宣傳
官馳往傳之何如 答曰仍書送矣仍 傳曰宣傳官一
人待令騎一四五之 金瑬請對 上出示使臣處書曰
如是書送何如瑬曰臣亦如是敎送矣 上曰卿之所敎
如此意同則不必送也瑬曰西門之事則不言矣 上曰
姑送之胡將若來則不傳可也暑⿱⿰⿱⿰ 以出 上曰胡將
若來則不傳之不及來則追往密傳可也瑬曰軍兵等臣
開諭以送而闕坐於不見處不爲上謀云矣 上曰或有
去者乎全然不去者乎曰全不去云云矣弘胄曰此屬言

若給介和者則欲率去出戰云矣堡曰聽其所言可知其
詐也 上曰豈有是理哉堡曰都監軍士則京兵也雖不
從令聽言則恭而御營軍一任無知突入闕門不可說也
上曰聞元斗杓落馬云無乃重傷耶堡曰諸將之中最為
勤幹而落馬重傷至於折齒云矣 上曰雖然是以案任
耶堡曰猶得案任矣 上曰軍兵等速為開諭送之堡曰
招之而不來送旗而不來無可奈何退出 上謂景曾曰
東邊力戰軍時方與賊相持雖不能盡查首功之人先為
出送事言于申景禛處景曾曰時方催促而其事不易昨
見守禦廳所查則所謂首功出身軍士皆是庸野之人可

見其公正查出也且渠輩爭功不決以此不易云矣 李
敬奭朴漢榮裕後黃一皓以言 啓曰各營軍士處請送
內官慰諭使之堅守諸大臣處亦爲知委使之慰撫將官
則別加存問以示慰奬之意 答曰當從容更思之 政院
啓曰守堞將官頃日臣等入侍時以守令邊將中隨闕塡
差勿以他人擬望事奉 傳教而因督戰御史黃一皓之
言取考軆府事目以守令邊將作闕除授已爲宣諭將官
等皆以預爲除授事定後即爲赴任知之云與臣所聞於
榻前者有異何以爲之敢稟 傳曰承旨不無所見議于
軆臣而處之 洪瑞鳳等還來引見鳴吉曰前日渠言往

把江都而不爲信之畢竟至此矣 上潸泣無語瑞鳳曰
天下萬古安有如此變禍 上出示海昌君等狀啓瑞鳳
曰年少之官則一時渡來老病大臣則留置而來云羅洽
內官見臣含淚而已鳴吉曰實言 嬪殿以下極其禮待
宰相家屬亦一處率來云矣 上曰見其軍 圍城之語
盖不覺賊之渡來也其無計慮如此耶大君。帝再三處爲
書而不爲聽信竟至於此雖有長江天塹其如不妨（防）何鳴
吉曰龍骨大之左右有小者二人挾座大緊其人汗之左
右也龍骨大亦不能盡言而緊是牢拒之言也去番之言
皆是實語而不爲聽信以至於此矣瑞鳳曰當初盡發

東宮之請其時若從則諸道生灵不至於此矣 上曰勿
言也其處子息底望脈袱而宰相等不爲善處以至於此
耶大槩其言恐喝耶誇張耶鳴吉曰一如前日之言且曰
紅夷砲既已持來云 上曰今日則不勝心乱明可入來
也以丹盻等狀 啓曇曾曰四人着署如出一手無乃摹
寫耶 上熟視曰似然矣曇曾曰請招丹垣見之 上曰
招之垣入來亦不能詳知曰外差則似之而內差則不似
矣退出 大臣及崔鳴吉請對繼曰江都之事似若不近
而考見狀 啓則所着之署分明僞造至於懷恩君之署
亦爲僞着耶聞大君書亦來云此則信然乎 上曰大君

之書則無疑無他措語只言以和事出見云矣當初聞其
出送本部軍兵深以為慮畢竟到此想 備虛踈而致此
也狀啓中無李敏求等名無軍兵出他乎 上曰予意則
必在於奔避故不入其中也堅曰不避則必戰亡也 鄭之
羽曰自〻上謂 大君手跡則是也旨特予子婦諸叔諸兄
弟及諸大臣一家緣予不入江都盡被此禍安有如此罔
極之事乎仍泣下曰前頭處置何以為之堅曰此奴兵力
萬無可當之理小臣則方為主兵之官不可為此言而因
其大砲城堞無完軍情已大變矣 上曰勿言也不言可
想前頭處置何以為之今日之請庶幾緩救而并為棹頭

云未知許將安出瑞鳳曰犬羊之心其欲無窮而孤城之勢已至十分且其新得江都驕心大生無復可為之勢矣小臣亦送九十老母於江都矣今見此事方寸大亂寔無思慮之可以仰達而前頭之事不可不早定也若為遲回則袂辱同則矣堡曰君臣上下同死社稷寔是古人之格言而小臣之意　君臣父子之間不可忍為此事操縱之權在其掌握則處變之道自我先定可也弘冑曰今日之言全不答之云必斷自　宸衷然後事可為也臣子則不忍諭也鳴吉。當此危急之際何可為文具見許之前曰書聞而差之今言則十分或有四五分完全之望矣以此城

之勢見之則十分之中十分皆危當與大臣參酌趣今日
早決明日急遁然後可有萬一之望未知何如 上曰予
意若爲不見欺則無如此之辱勢到窮迫寧欲自決而彼既
幸諸宮家以爲大質予亦因知所以爲詐也墅曰満城爲
魚肉則 宗社無復可望幸或緣此而継續 宗社則幸
莫大焉城雖危迫所恃者江都而江都至於此若不處变
則 宗社永絶矣 上曰萬姓之死生亦重其外係累之
許多人皆陷虎口予若從懐一心則皆將尽爲魚肉不得
臣當被羞辱也金曰集之文書及言語皆不爲虐辱出城
則半存半危不出則十分十亡 上意如此則計較已定

矣安知由此而不爲太平基業耶 上曰前朝亦有出見云
未知其事勢如何而故事則有之矣瑞鳳曰前朝如此之
後亦往過數百年矣鳴吉曰然則夜來爲書何如墬曰當
爲書曰前書之言信如四時皇天后土必爲照臨云云可
可也瑞鳳曰不可不速爲之也 上曰事機已急當舉汗
之許我之書而製之可也鳴吉曰明日當爲決斷乎先爲
國書定約而爲之乎似當有表矣上曰何必爲表 墬曰
李弘冑處亦問之何如弘冑曰但斷自 聖衷墬曰公受
國厚恩之人當此之時何以忍喩 聖斷乎耶弘冑曰
宗社大計臣將何識見敢爲雜談乎鳴吉曰事機已急矣

小臣出去製書江都之言當及之乎瑞鳳曰小臣以言語
致謝而來文書則不必及也　上曰不及擧也退出之
羽　啓曰到此地頭更無可諭但如此之時所當尤爲擧
哉而翰林四人一不入侍極爲駭愕請推考　上曰依啓
三司請對俱慟哭壽賢曰明日將爲不忍言之事云此言
若是則自生民以來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景奭曰當南大
門命在頃刻而不料得入此城入城之後庶幾恢復而竟
至於此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壽賢曰此事至重何可輕
易爲之耶歷考前史出降犬羊而無事者有幾人哉　上
曰予亦豈不知之此處其爲相持之形勢乎壽賢曰三軍

之士氣尚不衰城中之糧足支數日明日出城之說此何
言耶景奭曰么謀詐計有不可測而前頭之事庶萬一
出之後則無復可為 上曰予雖不言卿等豈不知之到
此地頭若曰不知則直迂濶也初意此事决不可為誰欲
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而軍情已變事機大異雖不可形
容而可慮之端甚多日夜所望庶幾江都之得全而北使
予之子婦被拘百官族姓擧將係累而北若然則雖往地
下將何面目耶壽賢曰下民雖為魚肉自 上豈可出城
上曰民為魚肉則猶生何為 辛啓榮請對進曰東殿之行
尚不可為豈可自 上為此危事乎今日一往不得請而

遽為此同極之計 殿下雖發此言大臣何忍將順乎臣
等奉八孤城日望得全城中滿萬之卒若聞自 上親出
則豈不憤惋乎何一〔無〕得全而從為此事乎寧一戰不勝而
死是臣之所願也自古國君有出降犬羊而得全者乎
上曰何所不思到此他頭不可為虛言當觀此日之事狀
賊之攻城已經數日若使登城事有甚難予之義寧有
極哉父兄百官滿城臣民若或得生則死亦無限矣李景
憲請對進曰自 上為此不忍之事則臣等何面求活乎
觀勢為之亦何晚乎 上曰凡事有時〻不可失一二日
進退有何利害與卿等入此城日夜惟望退賊還都而竟

至於此奈何奈何參瑩曰江都之事既不十分真的設使
真的 殿下何可輕出耶今日停當之事亦是不忍聞之
言況於此事乎一往不得請而遷為此罔極之事則為臣
子者尚活何為 上曰諸言是矣而攻城日急城堞將壞
城堞若壞事無可為矣 潢曰到此地頭無復可論設為此
舉非今明能可為者且當先定節目然後可以為之 壽賢
曰大臣處事節節皆誤到此罔極之地矣大臣何故如此耶
上曰此非大臣之所知乎欲救城中同人及在外係累
之人而出此不得已之計也 大諫為積畫使豈不知形勢
而云爾乎壽賢曰出城而活人臣寧未必也 上曰江都

係累遑雖言之而予亦不敢正也此地之人或可以得全
矣予爲君無狀使國事至此終使無辜之百官臣民盡爲
魚肉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言念及此百慮俱灰景憲曰
此中士大夫之一家孰不往江都而事有大事何敢顧私
步遑數日不得已同死 社稷亦何關乎潢曰小臣惟望
外援之來庶幾得全而豈意遽至於此乎 上曰此地之
事已到十分地頭外方之事不須言也自古胡兵不習砲
事而今番則馬步矢砲無不皆備識是難當之賊也中原
雖有火砲而未聞壞城今始見之矣每看前史實切慷慨
豈意於予身親見之哉潢曰彼雖犬羊不改約誓雖不得

已爲之當爲節次然後庶有半分之望矣 上曰此言則
是矣當依爲之諸臣皆痛哭而出李稠李景奭請對稠曰
江都之事不的真贋而動於此言爲此罔極之事臣不知
所達敬輿曰二百年 宗社豈可一著輕決耶從前一層
加一層臣固知有此事久矣而 殿下旣爲臣民忘身而
出城臣民豈忍獨送 殿下於虎口而求活耶小臣於諸
臣中最爲庸下而十年經幄絲毫無補然有老母不得久
侍而竟遭此罔極之變固知朝廷大計不可以臣言定
奪而爲 宗社不勝罔極欲一望 天顔喩所懷而出矣
明日出城則臣當死於鋒鏑之下矣第 殿下其如青城

之辱何哉涕泣而出亨吉曰朴潢之言出於無可奈何而
必有節次之說甚不幸中幸有變則尤為可悶請定為節次
上曰大臣招之亨吉。無史官矣 上曰史官何往曰平亨
吉曰俞 以其父母在江都故心亂出去矣金壐李弘冑
崔鳴吉製書後引見 上曰胡將之言仔細未聞難從之
事一款何以答之耶鳴吉曰今日則不為多言只言江華
之事且曰吾於征都時亦曾預告而不為聽信竟至於此
云云矣 上曰世子出來之說言之則不為加層之言乎
鳴吉曰渠言 國王不出則決不可從云矣 上曰大司
諫朴潢以為若不得已許出文書不可無端為之當以言

語許出先為講定而追送文書其言不無所見矣鳴吉曰
小臣之意亦然矣 上曰姑除文書以言語講定而追送
文書者不無所見予意當五條件與此處大臣相為盟誓
事及解圍之後家屬逃送事及被虜男女留置事並為講
定何如瑬曰此則非所論也因請曰臺諫所言未知何事
臺諫之言亦是矣而臣之所望亦在復得五國耳臣精神
昏耗曾見汗書而今忘之矣然其人本不為僞言而書辭
之丁寧到此宗為可恃處矣 上曰何可恃乎朴潢所言
似有節次當以汝若如此則吾亦如此之意先為講定為
得也瑬曰臣意亦如是矣 上曰今日不言汗之歸期乎

鳴吉曰臣聞之則其言近當還歸而的期不遠矣且言語
講定亦可矣國書亦不可不爲臣意當以書諭之曰若如
前言則當爲出。不然則只有自決而已以此之意娀爲書
何如　上曰予不知其可也渠旣如是言之何必更問堂
曰然則明日當早去也　上曰何必早去明日往見而开
明出城有何妨乎鳴吉曰李植之意則以爲汗必不來其
書必僞金盡國則以爲當其小也可以急擊勿失不然則
添兵當至及其添兵〻至則以爲和事決不可成至於今
日則以爲當有廉義之望而及其出往見之後則以爲汗
書果真其所見若是則豈偶然哉盡國則以爲汗必來矣

弘胄曰汗若來則當必止此若假汗出來則尤爲難處之事矣 上曰三臣勘定文書仍回出往後即爲解圍之意可以及之也且彼若汗盟誓則先爲受盟後送文書可鳴吉曰所謂盟誓者臣等與私盟也非可爲文字者也 上曰雖私盟何必不爲文字璽曰必指天然後可信渠之最所畏者天也 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于李行遠曰祖三石赤豆一石太一石綾原大君家賜給 體察使 啓曰訓鍊主簿徐欣男三度出入能通內外聲息其爲功勞不可不各別論賞以

爲激勸之地敢 啓 傳曰依啓又 啓曰京圻六邑守
令所率下人入城之後拾石蓄正之後盈夜使喚其功勞
不少依他例限年復戶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 傳于
李行遠曰鄭廣敬來此聞喪云喪服次必未易得令該曹
本官覓給
朝鮮國王臣謹上書于大淸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於
本月二十日欽奉聖旨節該今爾困守孤城見朕手詔責
切方知悔罪朕開宏度許爾自新命爾出城面朕者一則
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復以立國旋師後示仁信
於天下耳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爲南朝

標榜若以謊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謊詐取之乎是自絶
來敎之路矣臣自承聖旨益感天地容貸之大德飮附之
心益切于中而循省臣切罪積丘山非不知陛下見信明
著絲綸之降皇天是臨猶懷惕惶怖累日繼細坐積逋慢之
誅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趍詣仰覲龍光則微誠
莫伸追悔何及第惟臣方欲以三百年　宗社數千里生
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爲可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劒
自裁之爲愈矣伏願聖慈俯鑑血忱明降詔旨以開臣安
心效命之路謹昧死以聞副提學李景奭工曹參議羅萬
甲執義李命雄請對景奭泣曰所欲啓達者甚多而不得

種々出入矣自 上已定出城之舉世子隨徙則城中
尤無所仰未知何以處之萬甲曰小臣前々所達亦慮爲
此事也自 上雖出 世子則姑留城中待彼强請然後
出去似未晩也命雄曰臣長在堞上嘗未得與於朝議矣
今聞 大殿世子偕出與否時未淳當云或者以爲兩宮
不可相離而臣意則不然人君與家人父子兄弟恩情不
同矣雖一朝一時 世子當爲撫軍監國之事何可並出
耶小臣方添僚官而爲此言跡涉謀免罪當萬死然何可
顧此而不言乎視城上士卒之心極爲可嘉若 聖上出
城則軍情當知其得全而止 世子留此然後可以有所

恃矣　世子雖不並出渠豈以爲怒小臣不勝罔極敢爲
未達請於未出前堅定約束如何既出之後使渠得當則
將無所不至而後而已且以小臣臆見渠既有志於天下
當爲樹恩之地而至於鮮圍則必不易也去夜見得被虜
士人問之府庫財物皆封閉云想其計不爲鮮圍而迫今
還都也既與之爲一家則雖見犬羊不可不誠信若於渠
之所見處則泰然還都渠必信我矣軍情亦定矣我國於
皇明有不可負之恩渠亦知之此等事亦令大臣熟講而
後送人何如　上曰不無所見當令大臣議之且此等言
語皆明日所爲之言非今日所當設也萬甲日固知有大

臣在而蒼黃之中或爲漏落李命雄所達之言皆臣等所與相詰者也命雄曰文書節目為第一件事廟堂或不無疎漏處請令三司長官見之則恐不無所益也　上曰自前別無隱諱之事各爲所見如有懷言之可也崔鳴吉製國書入來講定而進遣李弘胄金藎國崔鳴吉如虜陣上招李景曾曰望月峯瞰於大砲射城將壞云今當直爲諭我國於汝無所不從而何用如此相厄耶請自今停止以示相信之意事使々臣言于胡將景曾　啓前杞平君俞伯曾前檢閱金弘郁請敘用以備從官　上曰依啓景曾曰區々之意只望守城而今者事勢已變出城之外更

無他策使臣之輩令且還啟矣若定於明日出城則倉卒
之間事多窘急滿萬之軍潰散可慮而侍衛之人亦未及
分定矣且老病之人有可往者有不堪往者並令躰府兵
曹預爲分付何如春宮若不相接則其留置與否可不預
料侍從之人亦爲預定然後無臨時窘急之患矣八路命
令相通之事亦令躰臣趁今日未亂前而爲之 上曰世
子之來渠未發言八路命令亦爲不急出去之後亦可爲
之但出城時所帶朝官將官似當預爲請定也且軍兵則
別無同往之理矣景曾曰若爲擾動則何以爲之 上曰
躰察使以下皆留在世子亦於予還來後當爲出去有何

擾動之事乎出去時帶去人則今日議于大臣從簡頹定
可也李弘胄等還自賊所引見弘胄曰臣傳國書則渠答
曰當初郎爲此事則豈不好哉今以後兩國可得無事矣
鳴吉曰臣言專恃皇帝勅書及大臣之言而欲爲出來矣
但臣下之心以冒出兵前爲懼云則答云爾雖過慮如此
吾將示信於天下寧有此理云云國書中語意要欲受其
約誓者渠以爲疑訝臣曰某日來子某處事當依皇旨故
臥稟之言也渠答云當以其意啟報云矣 上曰書中所
不言之事何以輕言也只當言出城之意而已此言則重
事也何以問此不當者耶弘胄曰臣以定出城然後當無

兵戈相爭之事自今日停戰以示信意事依有　旨言之
則答云當白于皇帝矣鳴吉曰斥和之人事前書雖及之
而不爲停當矣今日渠問誤兩國者促送事何以爲之臣以
前意言之曰首謀者方在平壤其外則斥出在外若干附
會和同之人則不爲加罪陪入於此矣若終不送則皇帝
必以我無誠信故今方查覈當追後爲國書以送云云矣
上曰渠何以答之鳴吉曰臣起來時言斥和人與我志則
不同矣但此人等其罪有可恕者本意不過以三百年服
事　明朝不可遽負故也今既爲大淸之臣則當移忠於
大朝矣比之女人當初拒之者爲有貞節矣三人喧笑答

云知得失似有解釋之色矣 上曰胡人所爲不識不可以辭色測之也其果有一分眞實之狀耶弘冑曰自前每言雖爲出城萬無奉去之理何不計生靈之命而固守巖穴云矣今日則言此後兩國可保無事矣鳴吉曰何可知也但所望者汗書明白從前此漢不爲無形之僞言是足少恃而何可取信乎 上曰戶判所見何如藎國曰到此地頭不得已而爲之也彼則雖不可測之必爲奉去亦不可知也必不奉去亦不可知也若有指天爲誓之擧則或可信也聞其攻中原也祖大受是有名大將而卽爲放送其外亦多如此云想其手段則非瑣細者也弘冑曰其氣

色甚喜使臣等速去以報云云　上曰如是而徑先問期
若使明日出來則節目皆未講定何以爲之蓋國曰聞譯
官有持家藏入來者云以重價相約而受其錦段以爲禮
物何如　上曰然矣依爲之將胡幾名來乎弘胄曰三人
來矣　上曰其一爲誰弘胄曰前所未見者矣　上曰馬
夫大亦來耶曰龍骨大出來其二人則前所未見之人而
坐於龍湖之上極其淨秀渠等言善爲屬文云似是汗左
右貴臣也蓋國曰渠等節不降屑則別無宣力之事而若
問若賂贈給之說則何以爲之鳴吉曰江都失守故事不
得成矣　上曰出外休息若出城則節目間事今大臣相

議多付矣速爲定奪可也 使臣李弘冑金藎國崔鳴吉
等請對弘冑等曰將出去矣出外議之不爲國書則又有
一節難事當直爲國書云何以爲之藎國曰直爲國書見
其所答然後可知其約誓今若只以言語往復則龍骨大
無自斷之事直爲文書得其答書可也若以言語講定而
又加一層則事幾已急賊情難測矣 上曰文書果愈於
言語乎藎國弘冑曰以言往傳則龍胡所言不過如昨日
而已鳴吉曰昨日勘定之文書藎國以爲不分明請改之
何如 上曰然則改之可也弘冑曰若爲出城相接則當
會見於何處事亦爲問之 上曰答書來後問之未晚也

非今日所當問也三臣出　上問景曾曰徐欣男㑺爲入
來耶對曰臣等未及聞也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　都軆察使　啓曰內弓人李天繼金景
信崔一男等竄從入城之後破弓修改役晝夜盡心功勞
可嘉令軍功斤施賞何如　傳曰依啓溫嬪王子翁主等
處醬一甕鹽一石賜給醬一甕鹽一石內入

朝鮮國王臣謹上書于大淸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小邦
曾有一種浮議熲能壞誤國事上年秋後臣摘其中尤甚
者若干人並爲斥黜而首唱臺諫一人當天兵到境時差

平壤府尹督令即日前進或爲兵前所獲或從間道赴任
俱未得知之今在此城中者雖或有雷同和附之罪比前
被作者則輕重相懸然伏見前日詔旨寔出恩愛小邦之
至意臣若終始持難則恐陛下未察本國事情疑臣有所
容隱臣之誠心向順之意將無以自白故查得二人送詣
軍前以俟處分謹昧死以聞　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
國王來奏具述二十日之詔旨且憂訣　宗社生靈有明
降詔旨開安心歸命之請者疑朕食言也然朕素推誠不
特前言必踐併與以後日之維新今盡釋前罪詳定規例
以爲君臣世守之信義也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委身

故命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將明朝所與之誥命册印献
納請罪絶其交往去其年號一應文移奉我正朔爾以長
子及再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
萬一朕有不虞則朕立質子嗣位朕若征明朝降詔遣使
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刻期會處不得有誤朕今回兵
攻取椵島爾可發船五十隻各兵鎗砲弓箭俱宜自備大
兵將回宜献犒軍之禮其聖節正朝冬至中宮千秋太子
千秋及有慶弔等事俱須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
其所進表箋程式及降詔勅式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
相見式以陪臣謁見及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朝舊例軍

中俘係自過鴨綠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
後聽從本主之便蓋我兵戰死俘獲之人爾後毋得以不
忍縛送爲辭也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
垣不許繕築爾國所有兀良哈人俱當刷送日本貿易聽
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其東邊
兀良哈避居於彼者不得復與爲貿易若見之便當執送爾
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社完爾已失之妻
孥爾當念國家再造異日子〻孫〻毋違信義邦家永貞
矣朕因爾國狡詐反覆故玆教示崇德二年正月二十八
日朝金瑬洪瑞鳳李弘冑請對金瑬曰事至此極臣等之

罪萬死難續今日所講者 大駕出城後 東宮可以留
後而今日之權皆在於彼若請兩宮並出則文武百官亦
必使之皆出使必不如自此所講者矣 上曰世子在此
無大段有關事彼念並出則不必爭阻矣金墬曰彼若更
加一款則難矣 上曰彼不言並出則何必先發乎若或
有問宜答以獨出而欲使並出則不必爭阻矣 上曰世
子並出則此城誰守乎金墬曰若然則空城難守所難處
者倉卒也 上曰此何難處乎不出城前彼無解圍之理
未解圍前又無撤軍之舉散出則有何難處者乎墬曰古有
全師解甲之時彼若欲如此則奈何 上曰此其次也徐

後亦可爲之洪瑞鳳曰彼必欲如此也金瑬曰彼必欲如此而後解圍也 上曰此不可預度也金瑬曰雖難預度必先定奪可以隨時處之矣斥和人今日當送而人皆掩護不肯直指雖屢度査覈而亦不得知之也彼以首謀敗盟者爲言則前春論奏之人可以當之其後峻論者亦宜自當而今此自首者外前春言事之人亦非止一二旣不知某輕某重又何能取捨乎臣等之意其時三司與今日自首者皆爲起送則彼必快其多送而以爲畏其威而有此擧也洪瑞鳳曰當時臣亦忝在大臣之位而不能鎭定浮念之論致有今日誤國臣烏得免乎金瑬曰其時兩司

則掌令洪翼漢持平李行遇洪瑑亦爲正言而李行遇則
不參於是論云李景曾曰洪瑑則其時以山陵郎廳與臣
同在山陵至四月而乃啟美差云云之 批乃秋間事也
上曰多送而彼若容恕則幸矣不然則柰何金瑬曰臣等
固難取捨雖使此計不成亦無柰何也李弘胄曰若詳其
時之三司則似好矣而不能詳知也金瑬曰其時玉堂則
金壽益鄭雷卿也 上曰國 之在城中者若干也士大
夫家屬則絶無僅有而守禦使家屬亦在城中空城之後
如有搶掠之患則何以處之金瑬曰臣意則以爲必無是
患而亦何以知之乎 上曰許多軍卒不無入城劫掠之

患必有禁令然後可防此患左相今日出去時丁寧言約
何如 上曰斥和人出送事宜以首謀者在外故乃送其
次爲言而彼若容恕則幸矣若有念外之事則何以爲之
金瑬曰若送一二人則必不得免焉多送似好矣 上曰
以二三人爲言而多送人則得無有免脫之路矣 金瑬曰
彼非庸劣者豈有不殺之理乎多送則或不死而只送一
二人則必不得免也 上曰左右相意則何如李弘胄曰
前春言事之人查出無路今如領相之言則或不無容恕
之望也洪瑞鳳曰李聖求言首謀者外無緊重人之意彼
亦已知今若多送必免於死云此言頗有理也 上曰然

則依爲之二吏引見領相金瑬左相洪瑞鳳右相李弘胄
戶判金蓋國入侍 上曰見此文書多有不欲見之辭矣
金瑬曰條或有弛張之道而節節有難處事也 上曰多
有不忍爲之事安有如此困極者乎 上問洪瑞鳳曰大
臣往彼時爲何所言乎對曰文書之外多有言說也 上
曰未知何言耶對曰乃是獻寶攻島等說話也 上曰此
外復有何言耶金蓋國曰彼乃辟左右密語皆是節目間
事也又於當晦日欲爲相會而相見之時汗將趂來于此
既見之後欲使 上入處都城汗則初二日回軍入去云
而一枝兵則已取路此方而送之以一路芻粮之不多而

然也全羅道所送軍兵爲取故島時舡資而初二日亦當
來會于此云云且城中士大夫家屬勿掠事言及時彼乃
大笑曰既好之後安有如此事乎云矣洪瑞鳳彼中所爲
甚是機密不得詳知也　上曰彼雖云好意而多有難處
之事何以爲之金藎國曰豈曰好意亦事已至此亦無柰
何也最所難者自　上出城時中原所賜冊寶使之持來
欲易以其新而此後用兵時有命勿拒云此甚難處事也
洪瑞鳳曰不得而已乃有此舉此間安有屈伸者乎金藎
國出見時節次聞彼言則服色欲令以微服矣臣言曰
國王見皇帝乃是大事豈宜以微服如是埋沒威儀傘蓋

亦不可無之云則曰不可矣皇帝前豈可張盖侍衛則爲
之無妨古人或有面縛者或有戴香者或有衣襲衣出降
者此乃有罪而謝過也豈可以正服出乎指臣所着衣曰
以此色衣出來爲當云而又曰不聽帝之分付當待命處
之而其時禮節自此導之云云此安中原人所教也臣又
謂曰如此臨時安有多遽之患先自設幄於外預講禮節
俾無顚倒之患何如云則曰無妨云云而出幸道路則自
西門出來云云矣 上曰崔鳴吉在何處耶洪瑞鳳曰昨
和人明朝送之而使崔鳴吉率來矣 上曰崔鳴吉安在
得無有病乎洪瑞鳳曰明日當早往故有病不能入來矣

金蓋國曰臣言于彼曰自 上出城後仍入都城則無船
不可渡何以爲之云則曰淺灘宜難渡涉云矣彼又言回
軍之時有例事云此則必欲得贈物也丁卯時亦有軍兵
各贈之事今亦必如此而國之所恃惟江都京都而既皆
蕩盡無可得之路以此言之則曰何必急速云云且曰被
虜人至義州逃去者則無可奈何入去後逃來者宜既執
送而如有願贖者則亦當聽許云矣 上曰此事當何以
處之耶金堉曰到此罔極地頭不知所達也 上曰有此
難從之言而其可甘心受之耶洪瑞鳳曰稱臣奉朔之後
則更無可爲之事今日之勢亦無以兵力擊却之路亦將

奈何哉稱臣稱妾自古亦有此乃時屈之致也春秋本末
免狡而中原之人又爲協助故其節目之煩密如此〻後
之事在朝廷處理而已金瑬曰處理之擧不可急速之則
必不好也洪瑞鳳曰印寶則出城時不可不持去也金瑬
曰當初下臣字時旣知有如此豈復有輕重於其間乎爲
宗社有如此擧措脫有他虞則更無立國之望今日之事
不可違越也 上曰只用正朔則或可矣可奈於徵兵何
哉金瑬曰目前切急之事無過於此也其他則姑徐爲之
亦可也洪瑞鳳曰目前之急莫此若也雖然旣已服事之
後利害奚暇顧哉彼之所欲在於佐財必爲其精銳者也

上曰此事何以答之對曰此事不可輕議退與朝廷相議
處之然今日之權都在於彼勢難爭阻也 上曰予若不
出則姑為容默而退兵之後可以徐處矣出見之時彼若
以此為問則豈不重難乎洪瑞鳳曰彼若只言改寶則可
以與之椵島一事甚是難處當與朝廷相議也 上曰廣
加相議明朝入來可也遂退出 尹集吳達濟將赴敵營
辭朝引見 上曰尒等識見雖淺薄原其情事本非誤國
而今日竟至於此古今天下寧有是事耶固知所以為言
也仍泣下嗚咽集曰當此之時苟有利於國家雖萬死而
無憾 殿下何用過慮若此乎 上曰尒等以予為君從

入孤城而事至於此予將何以為之耶達濟曰臣等不能
自死常以為恨今得死所有何憾乎　上曰古今天下寧
有此事耶嗚咽不能成声達濟曰臣等雖出　大駕若不
出則臣等死生実不足關而但以　大駕出城為罔極焉
古人有言曰得寒病五日不汗死矣為臣子者不死於此
時則將焉用哉　上曰尔等之意欲使君臣守正而事至
於此予不得自由爾等其有父母妻子耶集曰臣則有三
子而俱往南陽矣今聞府使逢賊淪沒云未能知其死生
也達濟曰臣則有八十老母而時無子女方有腹中兒矣
上曰慘矣憐矣因嗚咽不堪集曰臣等出去矣　殿下若

與東殿而偕出則城中潰散之患極爲可慮伏望留東殿
在此勿如偕出何如　上曰將往死地而猶爲憂國之言
耶見爾無罪而就死予之情事可忍言哉出城之後予之
死生亦不可知也倘或萬一得生則爾之老親妻子當十
分顧恤焉初未知爾等之有老親矣親年幾何爾年幾何
達濟曰母年戊辰生臣年戊申生也集曰臣則早失父母
只有祖母年今七十七歲而臣年丁未生也　上曰國家
存亡固不可知而倘或得延則當十分顧恤矣豈萬古所
無之事至於此哉二臣拜辭　上曰姑坐仍令內官饋酒
之洲曰使臣已爲出門從之矣　上曰何用如是忙迫也

廟堂之事不可知也 二臣歛畢請曰時刻晩矣請出 上
泣曰爲國珍重倘或僥倖生還其喜當如何 達濟曰臣爲
國就死少無所恨退出

丁丑正月二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下諭于平安監司洪命耇兵使柳琳黃
海監司李培元兵使李碩達曰皇帝方今旋駕監兵及一
路各官山城把守將官各率軍民拜謁于路側牛隻米石
隨力供進大同淸川義州昌城兩路渡涉處船隻預先整
齊以待 諭平安監司洪命耇曰平安壤庶尹洪翼漢年
春初首陳斥和之疏以致今日兵禍皇帝有傳送之命而

此人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政本職除授十三日辭朝下去
清兵塞路雖未知得達與否如在本城即爲衙送平壤以
待皇帝處分 備邊司 啓曰訓鍊大將申景禎今政兵
曹判書除授大將似當依例改差而此時大將之任遽易
不便使之兼察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又 啓曰江都
避乱士大夫家屬有陷沒之奇其他諸處避乱之被虜者
亦不知其幾吏曹判書崔鳴吉與龍馬兩將相接時視勢
善爲措辭而請之則或有推還之路以此留之之意敢
啓 傳曰依啓士民男女亦同周旋兵曹 啓曰扈從軍
士復戶除番事 命下矣復戶五年除番二當以爲得宜

敢啓 傳曰依啓領議政金瑬左議政洪瑞鳳右議政
李弘冑伏以臣等誤國之罪萬死猶輕而冒陳於蒼皇危
急之際第 王世子方有絶域之行大臣一人當爲陪從
人臣分義雖顚仆道路不可辭避而臣等俱以老病自量
筋力決無堪支之勢假御以送非徒有關事躰彼人寔無
不知之理伏乞 聖明勿拘常規並命鐫遞臣等之職急
擇年當才德俱全人望所屬之人俾免窘急顚倒之患不
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事勢果如此右相李弘冑姑爲
遞改以李聖求爲右議政 平明金瑬李弘冑崔鳴吉請對
上命入寢內密語承旨史官在外語密不敢記 上命李

景稷曰今日之言非是關重勿書於史冊可也 上曰目
前之急印寶與椵島事也崔鳴吉曰印寶第爲持去曰嚴
威所迫不得不可持來而 祖宗所傳之舊物不忍一朝
而磨滅願之 祖廟而改受新寶云則彼或爲然矣 上
曰百官不可渡灘今日之去必有舟楫事可也崔鳴吉曰
昨已言之矣今日亦當爲請焉崔鳴吉曰斥和人今使李
英達送之而酬酢事必須停當而不知何以則可也去語
拙不能記崔鳴吉與躰府中軍李英達押斥和人尹集吳
達濟縛至虜營而歸 上引見崔鳴吉後 命招領議政
金瑬崔鳴吉曰船隻整齊事今日出往時請之則彼乃請

許也 上曰彼必欲使予率百官軍兵者是何意歟 少對
曰今日見之則彼軍己継於三田渡汗將親自越来云我
國則百官皆從彼則匹馬渡来必爲埋沒故所以如此者
必欲備儀物而見之而接待之際亦不無難處故以此
欲爲之簡畧臣之所料或以爲如此也且臣言于龍馬曰
國王出城時頗爲出来入處歇幕以爲變服而行禮則未
知如何云則彼不爲爭詰臣之愚意皇帝未来前 大駕
既爲出去似可矣 上曰何時出来云乎日時早晚不爲
定之耶 對曰臣問 國王當何時出来云則曰今日宰臣
出来時出来無妨云厥後不爲此言頭於日出後出去無

妨矣崔鳴吉曰禁止八城事言于龍將則乃曰既爲一家之後安有此理云〻仍饋以酒食長槓十餘持往帝之所在處問之則乃衣槓也乃出貂裘二襲一以與李英達一以贈臣使之三拜叩頭此安見君臣之禮也乃言曰得此黑貂裘此非義事乎使之着此裘仍見作和人蓋欲以此爲誇也且臣在外時言于作和人曰若有問則宜答以職在館閣故雖或附會而首唱則究辭云〻矣至於詰問之時乃曰送使時只抗疏而作和則不主云此乃忘義也初意則安重治此人也出來時顧見則乃着冠結帶也 上曰此安欲活之也崔鳴吉曰平安道大同清川昌城等處

整船滑張事乃各處山城路傍且以米石爲犒軍等事使
之急速有　旨而又定宣傳官四人與彼人四五者偕送
云云矣　上曰其爲支待之說乎對曰只責牛米而不至
多責也　上曰隨所得爲之無妨崔鳴吉曰明日毋早往
如此等事宜急定奪而監司在外峽路不知何以爲之
上謂金瑬曰彼欲只率五百而來者此何故耶對曰毋嚴
我人故也崔鳴吉曰如此則毋不成樣矣金瑬曰　兩殿
衛士及率馬位亦不下數百文武百官各率一奴則亦滿
一二百都監砲手及禁軍亦可以萬數而又有內官馬毋
欲抄五百則亦甚難也崔鳴吉曰彼之所以簡略者欲使

我亦然也又曰在城百官皆欲速見其家舍皇帝越去後使之勿禁往來事以此爲請何如 上曰如此不關事何至苟且爲請乎隨 駕士大夫則使吏兵曹抄名定送可也但我國人輕淺躁急不無生事之患是可慮也 上曰礼物亦如其所言則亦何以支乎此外罔極者攻島等事也崔鳴吉曰見皇帝時以此爲請曰皇帝之命雖不可違逆而臣事之處以兵相加害所不忍以此爲言則未知何如

上曰彼不開端則自此先發亦所不可也崔鳴吉曰彼乃牢落之人也豈肯先發乎 上曰自此不言之事彼何肯無端發也金瑬曰到此之後惟其命是從更無奈何也

崔鳴吉曰犒事亦爲甚急而臣未及思不得言請也又曰
出城後罷城撤立以當金瑬曰然 上曰使城上之軍皆
坐於城底不爲越見則似可矣崔鳴吉曰江華一行使之
一時來到而以爲交付云云矣 上曰必預先置之而如
是爲言矣崔鳴吉曰擧動須於日出後爲之 上曰氣甚
不平差晩欲出崔鳴吉曰使內官往于龍故處一言以修
掃宮闕而先爲入送則何如彼雖見之旣無軍兵必不爲
疑 上曰好矣金瑬曰謝恩使不允當入往其時大臣當
往也崔鳴吉曰金大德何如但甚老病也金瑬曰見其論
議乃是老宰之人也 上曰重臣一人送之可也金瑬曰李

德潤可合而亦甚年老也崔鳴吉曰南以雄韓汝櫰何如
金瑬曰南以雄則可合而但甚崇飲也崔鳴吉曰宰臣必
須善擇也金瑬曰遍閱官案而不得其人也 上曰此外
不復送之乎對曰又送長者一人使彼知我之尊重可也
上曰南以雄雖嗜酒而才則有之耶崔鳴吉曰不知其才
之純脩而用意於國事者也金瑬曰舡隻整齊事平安監
兵使及黃海兵使處可以急速分付矣 上曰依爲之金
瑬曰彼行則當疾行而監司在山城必不及傳令此可悶
也且諸邊各邑使之出待而人民亦還入何如 上曰民
物入處則不可矣金藎國朴潢請對 傳曰有秘密事乎

不然則令承 傳啓達盡國 啓曰禮單事常時不可無
而但明日則是謝過之擧禮單事似當持往而亦不無不
受之理臣意初二日似當有慕華館接送之事此時贈給
禮單何如 潢曰伏聞本城只留李時白而申景禛具宏等
皆當隨駕云我國之事本無統領雖各有將難保其不散
況 兩殿皆出大將隨往則軍兵豈有留在之理敵兵未
退先爲潰散則事極可虞申景禛等私情雖重此事所關
亦非細臣意躰察使亦不必隨駕留陣諸軍慰安軍情待
初二日敵退之後使之領入京城鄉兵則自此罷送仍定
試日開諭安撫何如事幾重大不得不達伏願白 上特

降有 旨於諸將諭以此意何如景曾 啓曰守禦使李
時白在信地不得下來今以躰府面議事來到而其意亦
如贊畫之意欲爲請對請招致窓外探其所言何如且鄭
蘊自刎爲李渭所救餘命僅存金尚憲屢次結項而爲其
子所救而病勢亦重並將落後請 命廣州牧使給饌救
療荅蓋國曰所 啓宜矣但解圍之後不可卒辦預爲措
置 荅漢曰軍情豈有不耐一二日之在此而紛擾之理
乎謂景曾曰李時白使之入來兩人事極可驚歎令本官
別加救療李時白入來 上使之入房問曰御之傷處何
如曰其中臂而不至大傷矣 上曰御與士卒同甘苦絶

下來差坐張命予甚嘉歎仍問頃日西暗門合戰李時白
對之如當日所報仍曰當初寔不圖有今日矣幸而得保
今將脫出 宗社再安之秋也此後若能十分惕念則
安知此爲興復之基耶 上曰使國事至此者予之過也
得免於亡則士大夫之功也時白詳陳西暗門合戰形勢
曰臣亦率其上中下而暮夜之事不能詳知只以臣所覩
者謂之力戰游軍伏堞而射者謂之助戰蓋助戰未必非
力戰力戰或不及助戰者矣力戰助戰則請一體施賞撥
軍則降等行賞分二等論賞何如 上曰承旨聞之可依
此言施賞可也時白曰他處軍情則不敢知也以臣管下

軍情見之見無欲速賞之意請還都之後從容查覈設料
事亦於還都後舉行　上曰依為之今夕欲施賞而不均
則不如不為還都後即為舉行可也時白曰然則當釀酒
犒饋乎　上曰還都後釀酒犒饋以示慰撫之舉時白曰
近緣夜氣甚寒軍士露立耐苦久矣放軍之時點於堞上
仍查逃軍何如　上曰此言是矣若無端放送則不知其
某為逃軍此事不可不細查也具宏曰景禛等予欲棄去
鄉當代領其衆細加查覈閭卿之言最為有理矣卿兵則
解圍之後即為致送力戰之人則別成軍子可也且當今
大臣一人擇後鄉與其敢為之人言予若出城而大將又

出則軍兵必潰云此則不然予雖出去軍兵無久留之理
解圍之後即當放送雖以利害言之萬無潰散之理而年
少文官過生疑慮未知此言如何也時白日軍情不然矣
其父母妻子者無不同極使大 駕既出之後即為解圍
則猶可待也今者敵陣之夜火如故若 大駕既出而各
其大將又皆隨去則無統之軍雖三四結黨軍兇官殺及
士大夫之落後者無以得全小臣亦豈欲落後者哉事勢
如此不敢請從姑留諸將及大臣使之鎮定在所不已也
殿下方駐之時此屬逃走者不死於軍律則當死於敵兵
而尚此相繼而逃去則人之云云豈無見哉臣於解圍之

後今四大將各出聚軍教諭放送可也 上曰軍情亦安
欲無弊故者寧有若此之理後使有若干惡人豈可人人
如此耶景曾曰賊寨以下皆為虜者則無以鎮之矣蓋渠
屢屢日孤城不知父母妻子之所在處一日如年若未及
解圍而一時潰散則甚可慮也 上曰敵兵未解渠惡得
出去乎時白曰如賊既和之後則必不殺也 上曰豈不
耐一日而如此乎予意則必不如此矣景曾曰景禎則掌
京兵其宏則主鄉兵鄉兵則稍為淳矣請留申景禎只令
其宏扈駕 上命招賊寨使李時白曰今此水原軍兵嘗敵
既熟而受恩最厚且近京都矣外方之軍則以今觀之誠

處事也此軍兵仍爲褒奬私奴則免賤良人則除職仍爲
作隊別加名號則百勝於抄精軍矣 上曰其言是矣
金墅入來 上曰李時白言大將既率軍入來則不可置
軍而先出當於解圍之後鄉兵則卽爲放送京兵領來云
此言於事體亦當未知何如墅曰若使軍兵守堞則諸將
固不可先出也 兩殿既出之後更無可爲之事豈不耐
一二日之在此而自犯於軍律乎年少文官等過爲意外
之慮矣諸將等皆是 殿下親近之人 殿下既脫身獨
入於兵前則諸將何敢送 殿下而坐城乎 上曰予意
亦然而文官等皆爲過慮從前近功之事卒豈不耐一日

之留此而自犯逃軍之律耶不得已則右相曾經都元帥之任尚且康寧以右相留城都體察使 墍曰前日江都出來時亦以李光庭爲留都體察使矣今亦依此例無妨矣
上曰守禦使牙兵幾許耶御亦只帶軍官二人其餘則皆附于中營各營軍官及排堞之人亦爲除出使滿五百名以案中衛可也且逃軍之律不施則軍法不嚴矣李時白請罷軍之時畧爲犒軍仍查逃卒此言甚善不可不着案擧行也 墍曰 世子之行侍講院翊衛司當全數陪往耶
上曰侍講院官員之數幾何 晝曾曰並兼官十人矣 上曰何可盡往從畧率去可也 墍曰然則當除老病及有故

者耶 上曰如此則取捨之際必為紛乱全擬扈去可也
墜曰大臣當為陪去宰臣二人亦當年少之人定送未知
大臣誰可往者 洪瑞鳳雖知其毋之生存而情勢切迫李
弘胄氣力雖堪小臣當為陪往而方亦有所掌事何以為
之 上曰假銜送之墜曰 世子之行以假銜送之事躰
未安而原任中亦無可往者 臣意李聖求當為卜相使之
陪去何如 上曰似好矣其人真實隨其心之所發而言
之不為瞻前顧後之態真可人也墜曰然矣今番與同之
事計慮亦不易得之也 上曰各營軍官收為中人衛事
趣此從容時舉行仍問曰中軍為誰墜曰李英達為之此

人足以當此任矣 上曰大臣事當更思之宰臣當以年少人擇送出與廟堂議定犒軍亦令李時白次知擧行仍謂時白曰卿言最有計慮當與諸將同議逃軍查出事卿可專管爲之 罷出 上命招諸將申景禛具宏入對 上泣曰不能早死遭此罔極之變諸將涕泣寬譬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上曰李時白言逃軍查出事此言極爲有理今番若不查治則後日將無以統領矣 僉曰 上教至當宏曰逃軍亦不多以小臣所領者見之元數六千而逃者六名矣今番軍卒有不可使者而堅守城堞終無離心極爲可嘉臣放軍爲城外巡邏而水原軍一人白晝投虜矣

後日秉好馬着新衣來呼於城下曰我則投降而得如許
榮好尒等何若空守孤城飽更飢寒乎若此者誠極痛心
而諸卒聞之莫不憤罵無一歎羨者誠爲可嘉也 上曰
諸文官等言明日大將先出則軍士必潰去此言然耶諸
將曰豈有此理臣等曾已開諭曰明日 兩殿當出城若
牽軍兵則必爲敵人所怪大將等亦不可獨送 兩殿不
得已當扈往汝等姑留二日觧圍之後追來云〻則軍兵
初以無限守堞知之而今則既已知限故無不唯〻豈有
不耐一二日之在此而自犯於軍律使前功歸虛耶 上
曰然矣宏回軍情果難禁也再昨連二日下來要得斥和

人也臣不敢以威制之而百端開諭或托食飯或請暫休或托受料而公然下来煩訴於闕下矣　上曰何以不能禁抑耶若爲開諭則豈至於此乎宏曰臣等非不十分開諭而渠等誤聞若給片和人則當爲解圍云故紛紜如此矣且江都之事臣實憂之而畢竟至此矣　上曰入去之人不能善處以至於此矣宏曰雖爲善處江都之兵只一千六百以此可當此敵乎　上曰其軍又除六百出送其計慮之短如此安得無敗宏曰觀其火砲誠不可當也雖令全軍守之舟師未集固不可當也景禛詳達向日望月峯相戰形勢曰堞卒久經飢寒坐立氷板今至五十餘

日而無一人怨者敵兵每以誑誘而有憤無歆頃日之戰
自夜竟夕而無一人退立火砲三日九集如雨女墻盡壞
無以蔵身而猶無懼色爭欲一戰其志誠可賞也 上曰
奇哉聞東城夜犯之時亦爲如此云矣城堞盡壞耶曰或
有全壞處矣 上曰我國之軍亦足以戰也今番之事古
亦罕有矣戰亡之人別爲開錄恤典擧行事千萬勿泛對
曰並皆詳錄無有落漏矣宏請曰敵兵之陷江都也乘夜
潛襲乎 上曰必乘夜入去故不覺其至也曰檢察使副
使留守皆不在狀 啓中此則何耶 上曰只城中人爲
狀 啓此人等則夜在城外也宏曰不爲殺謀云必大君

出見故志在欲和而然也　上曰殺掠則切不爲之云矣景禛曰今番諸路之得全者惟兩南與咸鏡道也　上曰全羅之得全道亦不可必也咸鏡道分路以往云必不得完全慶尚道亦必被兵矣景禛曰以今觀之汗來之說似不虛矣宏曰汗若親來則其兵必不下四五萬矣諸道援兵一不得來豈無所以而然耶景禛曰外兵豈有逗遛之理耶嶺南之兵亦敗於雙嶺雙嶺距此僅二十里此則非不進也乃不得進也　上曰都監之軍鍊習有素矣聞鄉兵亦出砲樓而相戰云極是貴事也景禛曰勿論都監與鄉兵人無不欲戰至有脫衣相戰者今番之軍甚是不易

事也二臣者出侍講院請對黃一皓李命雄等進窓外以
草記取稟 上曰未端軍官帶率事爻去其餘依啓一皓
曰或有時急往來事則軍官有關矣 上曰翊衛司官員
以武臣交差而宣傳官亦當陪往何處傳命之無人耶退
出 上謂承旨曰符驗當給尚瑞院耶當持去耶景曾曰
雖持去似無意外之患 上曰或不無見失之患當令廣
州牧使夜間無人時親自潛埋政院草冊亦爲同埋 千萬
秘之退出

丁丑正月三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 李景曾 啓曰章馬位等服飾皆黃色

彼若見之曰皇帝衣黃而此輩何以着此云云則何以爲之　上曰笠則仍着衣則換以黑色可也　未明尹暉引見　上曰龍胡必來御欲往待之乎對曰彼來後下去則似涉未安也　上曰既來之後可以出往何必先往乎對曰自此下去之路甚險且遠不可不先往矣　上曰待天明下去宜矣對曰當如　下教也　上曰彼若來到不宜使久坐待其來近下去宜矣且接話時宜言予之病患曰近以傷寒久不見瘥右足又傷不能行步尊前行禮不無失儀之患結帳於外使之休息云可也　上曰都承旨亦有所言者李景曾曰士大夫家屬事也　上曰又有一言矣李

景曾曰京都往來事也 上謂尹暉曰差成文標往來勿
禁則可以出入此事言之爲可對曰唯〻尹暉曰江都之
事未知如何自 上以爲信乎 上曰以予有所疑耶對
曰然 上曰予則不疑以爲信然也尹暉曰無乃羅業或
有出來而被捉耶 上曰其事中無所疑矣昨日崔鳴吉
之去時文書中有印寶攻島歲幣等云〻之說所答之辭定
奪而去耶鳴吉之所答殊極未尽御則非如大臣此對而
須以朦朧推委於朝廷可也 上曰册指整給人與先運
入送人一時挈去言于龍將出送可也對曰謹奉 教
上曰彼之所以欲使我中朝百官軍兵者此何意耶尹暉

曰必以接對爲難故也 上曰予病如此畏寒不可登往
彼若促之則宜登出不然差晩方出矣先送設帳者預先
排設事言于伏兵而送之
上自南漢山城還都御昌慶宮淸人使出城時侍衛之人
並僕毋過五百人故 上只率侍從臣五十餘員辰時由
西門出城 王世子從之百官落後者排立於西門內搥
胸哭踊日色無光 上下山班荊地坐而已淸兵甲冑者
數百人分左右馳來 上曰此何爲也景稷曰此所謂迎
逢也使价往時亦爲如是矣良久龍骨大馬夫大馳來
上雖坐起立與之再揖分東西而坐龍骨大等致慰 上

答曰前日之過不須尽言而今日之事專恃皇帝之言與
兩大人之宣力矣龍骨大曰今後兩國爲一家生是可保
無事矣日已晩矣請速去遂馳馬前導 上追進至故廣
州前龍骨大令陪侍臣等落後 上只率三公五卿六承
旨翰注各一人 王世子率侍講院翊衛司前進至碑石
前望見皇帝設柵於麻田浦上張黃屋而坐甲冑而帶弓
劍者爲方陣而擁立旌旄劍戟森列四周張樂鼓吹略倣
華制龍骨大等下馬 上亦下馬坐碑石下龍骨大等先
入報已而出來先導而行 上步從至陣外龍骨大等留
殿下於東作門外 上三拜叩頭龍骨大等入報出傳曰

前日之事欲言則長男決出奉陳用喜章　上答曰天是
罔極竜骨大等仍入由東作門外以入設席於壇下北面
請　上就席清人臚唱　上復三拜叩頭竜骨大等仍出
由東作門而出更由東北隅而入使地坐於壇東　大君
以下自江都被執列立於壇下少西矣已而竜骨大等以
皇帝言請　上登壇皇帝南面而坐　上坐東北上西面
而坐請王子三人以次連坐　王世子又坐其下並西面
而坐請王子四人坐西北上東面而坐　鳳林麟坪二大
君連坐於其下我國侍臣総席於壇下東隅江都被執之
臣使坐於壇下西隅進茶一盃而已皇帝遽起壇下而溺

上乃起下棚出休於陣外東隅皇帝還坐棚下請 上復入以次而坐使龍骨大告我諸大臣曰兩國為一家矣欲観射藝其各效技諸從官答曰來此者皆文官故不能射藝矣龍骨大固請遂令衛率鄭以重出射而弓矢與本國之制不同故五射而俱不中請王子及諸將雜番並射以為娛戲俄而進饌行酒杯盤以次撤而 上前盃盤與皇帝盃盤一樣蓋尊敬而優異之也酒三行命撤將撤有扈從二人各牽大狗至皇帝前皇帝親自割肉投之犬前肉未墜地犬輒取食渠等以為娛戲二胡牽狗而下俄而上請辭歸棚由棚之後從西北隅而出 嬪宮以下士大

夫家屬之被執者皆聚於一處矣　上地坐田中竜骨大
等以皇帝言請　嬪宮以下　大君夫人出拜觀者洒泣
上移坐西南隅竜骨大等以皇帝言牽白馬具玲瓏鞍出
贈　上親執轡從臣受之已而竜骨大等持豹裘出來以
皇帝言傳曰此物當初欲爲相贈而持來矣今見本國衣
制與此不同非敢强使着之也直欲表情而已　上受以
着之入庭伏謝遂使都承旨李景稷賫國寶以進竜骨大
受之而去俄而來問曰誥命玉冊則何以不納耶　上曰
玉冊則曾於甲子年間有逆臣之乱已失之誥命則今番
之乱送于江華兵戈顛倒之時難安其得保與否而若或

得保則不難追後以納也龍骨大唯〻而入而已持貂裘一領招麟坪大君而着之又持三領而出招三公着之又持六領而出招五卿着之（礼判金尚憲即不爲出來故也）又持五領而出招五承旨着之（左副承旨韓興一則不與焉不出山林故）謂之同奉 主上勤勞於山城故敢以相贈矣 大君以下受賜之人亦各入庭伏謝洪瑞鳳張維入伏于庭請得審見老母（蓋以老母曾在江都）金尼屈嗔阿而出送 上地坐田上待其進退同時畢始命還都 王世子及嬪宮及鳳林大君暨鳳林大君夫人並令留置蓋將使之並行也 上辭退入嬪宮幕與之相見由松坡津乘船而渡江時津卒死亡殆盡只有二隻空

船泊于江滸百官爭渡至攀 御衣而上船 上旣渡江
皇帝隨後馳來由淺灘而渡就桑田帳命龍骨大等享宴
行軍兵挾路左右尊 上而行被虜子女望見號泣皆同
吾 君吾 君捨我而去乎挾路悲號者已萬數至前串
橋日已昏黑矣初更量始達京城 御昌慶宮養和堂于
時蒙兵尚滿都城鹵掠如前而但不入 闕門內故百官
宴來爲皆處 闕內政院玉堂開 安谷同知直 王
世子及嬪宮及 鳳林大君皆留陣中故侍講院翊衛司
諸官皆留侍 吏曹判書崔鳴吉亦落後留侍

南漢日記後識

不佞旣受任南漢求見丙丁故事文字無可徵問諸吏吏對以舊有南漢日記幾冊中間散秩而不成秩又於暮年間以政院分付呈進遂不傳賤臣嘗白登　對陳此事上遽教曰果有内入者行當還下退而恭俟者久而煩不敢更禀後於人家書架中別得一本標曰南漢日記者凡四編凡例明是堂后起居注所出似不從南漢舊本中傳謄來者其錄蓋詳於　筵席上說話而不及人是非事可否雖其倉卒所纂記容或有疎漏決知無過實架虛者其爲信筆則審矣以此城而無此記烏可乎哉遂謄之冊藏

諸府用爲後人之攷焉

崇禎丙子後再癸酉留守兼守禦使李箕鎮謹識

扈從錄

領議政金　瑬　典籍　金始蕃　參奉　魚尚儁

左議政洪瑞鳳　　　趙　珩　承傳　鄭之益

右議政李弘胄　　　閔應恢　司錄　盧尚義

綾城君具　宏　修撰　金慶餘　前參奉俞亨吉

平城君申景禛　樂正　宋時吉　及第　金善英

韓平君李慶全　導正　南斗瞻　成　權　呂渭老

新豐君張　維　前判官　德　復　校正　韓克昌

春城君南以雄　通禮　李光春　僉正　金　過

左參贊韓汝溭　兵佐　鄭翼卿　　　安　俠

吏判 崔鳴吉 前正言李裯 判官 李厦

完豊君李曙 弘校李時楷 監察金東俊

兵判 李聖求 金壽益 衛率權沇

戶判 金藎國 金益熙 司禦徐貞履

刑判 沈諿 副修李尙馨 許瀾(閒)

提學 李安訥 鄭雷卿 監察俞榗

知事 李德泂 工佐羅茂松 鄭誒

禮判 金尙憲 前正言申悅道 鄭好信

前判書沈悅 前正洪憼 主簿崔渾

永安尉洪柱元 前牧使洪憲 別坐柳允昌

東昌尉權大恒　刑佐　元海一　引儀　田仁傳

吉城尉權大任　監察　尹世任　主簿　李彭壽

東陽尉申翊聖　輔德　林埬　司果　許楗

吏叅　鄭蘊　司書　徐祥履　主簿　李元龍

兵叅　李時白　直講　鄭致和　僉正　李仁傳

工叅　尹毅立　前佐郎李行遇　李安訥

大司憲金壽賢　前都事許僩　引儀　申浚

都承旨鄭廣慶　前佐郎　行　韓益諴

大提學李植　持平　林墰　林乾聘

大司成尹墀　廉友赫　朴尚埜

提學 李敬爽 掌令 李厚源 引儀 李公雲
南陽君洪振道 李行健 別坐 羅尚槼
護軍 洪霙 戶佐 尹得說 主簿 金成烈
鄭斗源 遇吉 郎厅 尹兼善
完川君崔來吉 前正 李祐先 別坐 李祥慶
杞平君俞伯曾 前司乂 李廷圭 引儀 李琳
前叅判尹暉 通禮 朴以廷 訓金 金存性
護軍 李景稷 監察 金瑋 郎厅 閔真亮
同知 洪霽 正言 趙壽益 吳應涵
叅伯 李溟 禮佐 成楚客 刑正 鄭乾道

同知 尹履之 前縣監金養誠 引儀 全自海
前參判朴明博 司果 尹順之 李仁男
戶參 金光炫 前正 趙 鏶 兕判 李 馣
延平君李景嚴 都事 琴是調 主簿 梁 榞
同義禁閔馨男 前佐 曺文秀 郎廳 李敏學
咸陵君李 澥 校理 尹 集 李慶瑶
左尹 南以恭 前府尹李尚馦 金漢一
右尹 金大德 典籍 朴亨逵 參奉 邊翕益
刑參 李 棨 前正郎李明溥 別坐 卞悌元
完陵君柳 坡 司成 申敏一 都事 黃 垬

訓都正韓好卿 奉主 南達遠 正郎 李済
前僉判尹昕 刑佐 柳筆老 主簿 李仁復
司果尹就之 從事 尹善男 典籤 俞是曾
平原君李澤 禮佐 李惟達 郎廳 崔敬吉
完寧君李應明 前監察尹救 主簿 白大璡
同知睦長欽 庶尹 金需 洪翼聖
吏議 李敬輿 察訪 許濩 監察 趙倓
禮議 金南重 前察訪朴漂 主簿 金正立
兵議 鄭基廣 朴等 洪斯立
刑議 李景憲 前佐郎朴守文 別坐 沈暄

大司諫金 槃 典籍 任賚之 判官 尹應之
前叅判尹 煌 注書 李道長 監察 尹益元
承旨 崔 符 直長 盧峻命 直長 安由愼
李行遠 假注書金 振 奉事 李圭男
李景曾 柳 淰 直長 崔文漢
前承旨閔應協 前待 李 檜 別坐 權 勣
提學 金蓋國 待教 李之恒 監役 韓 懋
前府使韓亨吉 權閔 金弘郁 師傅 宋時烈
鄭之羽 俞 㯙 教官 黃德柔
御營中軍黃 緝 成 慱 金 橧 都事 李潤身

護軍 姜善餘 説書 俞棨 都事 李幼泙
前承旨崔惠吉 承正 金厦樑 崔克誠
前府使卞三近 李克仁 柳志和
前承旨辛啓榮 直長 李彬 監役 任海之
前參判羅萬甲 校情 李回寶 直長 金志
護軍 李樹元 察訪 李有溫 習讀 李思新
李義傳 校正 盧篤 主簿 徐弘履
睦叙欽 校理 金寅 都事 李廷望
李久燈 學正 崔今旭 朴慶應
安士誠 判官 宋嶸 李廷喆

柳 恒 都事 金忠淹 朴安行

前牧使韓明勗 李泠 前縣監金興祖

權 憆 主簿 金垌 監役 韓必震

鄭承澤 別坐 韓 棁 趙 浟

都正 李挺漢 李命益 奉事 金得宗

前參議朴 潢 引義 鄭尚義 金會宗

參知 李尚伋 主簿 朴泰元 直長 盧弘光

執義 蔡裕後 市令 姜 煒 參奉 成震復

吏佐 尹 坵 引儀 李日新 前縣監申 潗

戶佐 洪 瑑 主簿 金壽昌 前正郎李碩基

兵正 宋錫胤 監察 朴隨亨 監察 權以亮

洪柱一 主簿 具楕 正郎 金光燦

兵佐 李時禕(禖) 教官 尹㰖 別坐 金丨鎭

南老星 奉事 李必樴 副率 李弘闓

前佐郎 李袗 監役 金錪 洗馬 鄭之悌

刑佐 崔繼勳 別坐 徐俊績 司果 尹孝男

前執義 李命雄 朴純義 直長 申涓

前正言 李時雨 直長 南錫 奉事 南㙒

前司書 尹文擧 監役 許檍 直長 柳忠傑

典籍 韓涵 前參訪 申直于 奉事 崔東彦

司乂 黃一皓 校正 崔尙崙 別坐 金謹行
前司書嚴鼎耉 叅奉 朴弘護 直長 邊孝誠
正言 金重鎰 直長 李三俊 副奉事閔光熀
司書 李應蓍 學諭 尹誠 別坐 李英賢
禮正 金克恒 承著 趙績 叅奉 尹漢
司乂 許啓 承權 李晳 直長 李時尙
典籍 申濡 許愽 主簿 李馨益
宋克賢 前學諭李鄗 前縣監韓文斗
前察訪李光衜 引儀 李俊 郞廳 朴省吾
前司評金湏水 前都事安廷夔 前佐郞韓必明

前都事俞善曾 前經歷梁淏 前訓 曺衍舜
前主簿李泰震 前引儀李逢林 叅奉金以昜
前縣監鄭虞翰 前叅奉嚴德立 李環
金大厦 習讀俞楙曾 副司果尹商俊
金守德 前監役李成遠 金瓚
前叅奉沈光洙